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蒼

清

叢

俞樾纂

編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THE
MUSEUM OF
ARTS AND
CRAFTS

THE
MUSEUM OF
ARTS AND
CRAFTS

THE
MUSEUM OF
ARTS AND
CRAFTS

THE
MUSEUM OF
ARTS AND
CRAFTS

THE
MUSEUM OF
ARTS AND
CRAFTS

THE
MUSEUM OF
ARTS AND
CRAFTS



清俞樾纂

蒼菴編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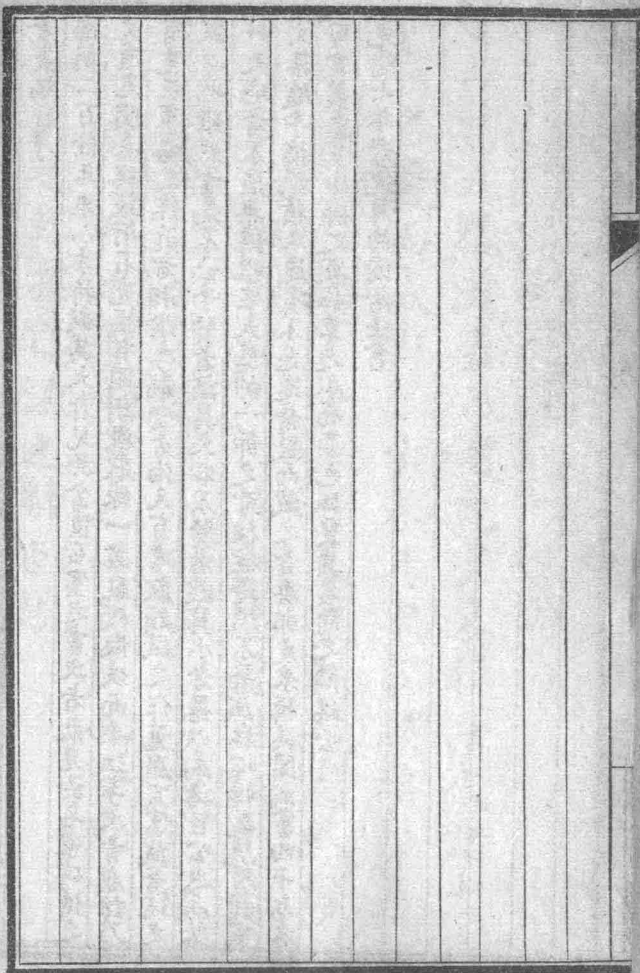
會叢編提要

此書為德清俞曲園先生采輯清代諸大
家名著而成計二十卷其中多忠孝節義
等事蒐羅宏富去取謹嚴疑似之處悉為
攷正足以感發人心有裨去道匪淺先生
自序稱唐之鄭虔嘗以蒼叢二字名其書
言多小碎之事如草之小而多也今先生
襲用之其亦自謙之辭也歟

薈叢編自序

國朝二百餘年來人才特盛其大者見於金匱石室之書次者散見於名家碑傳之文道光間嘉興錢衍石先生有國朝徵獻錄一書亂後散佚而平江李次青廉訪乃有先正事略之作近者湘陰李黼堂方伯又有耆獻類徵之作蒐羅宏富誠著述之盛心也雖然子夏不云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愚以為諸巨公之磊落軒天地者不患無傳惟匹夫匹婦一節之奇往往淹沒不著誠私心悼之流覽諸家文集隨手摘錄積久遂多不忍遂棄篋而藏之昔唐鄭虔采輯異聞成書四十卷名曰薈叢言多小碎之事如草之小而多也輒襲其名題之簡端云

光緒七年實沈月曲園居士書



弁言

吾浙俞陰甫先生著作等身才華蓋代久已在人耳目間無煩贅述今年秋謝君芹香持先生手輯叢編若干卷走商於鏞欲付手民繙閱一過皆摭各書所有忠孝節義等事之可歌可泣者會萃成書搜羅宏富去取謹嚴大要總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不啻詩三百篇於溫敦柔厚中寓筆削褒譏之意讀是編者當令成仁取義之志油然而生誠當代之完書斯民之極槩也憶先生主講武林詒經精舍亦既有年戊辰歲鏞在精舍肄業半載雖未獲向先生執經問業而挹齒牙之餘芬已令人心脾沁厥後饑驅奔走由蘇而滬案牘死守不得親炙於几杖間而獲讀春在堂全集及小品耳郵隱語等書亦足以蕩滌胸中塵俗益復自喜願竊附於私淑之班今復得是書而快讀之其敢私為己有而不一廣先生覺聾振聵之苦心也乎急商諸尊聞閣主人仿聚珍板排印問世校閱既竣附誌數語於簡端佛頭着奠之識所不遑計也

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小雪後三日山陰後學何鏞桂笙氏識



蒼葢編目錄

卷一

雙孝

雙節

奇窮子

趙登

謝萬程

宜興民曹姓

郭老僕

答僅齋

邢瘋子

毛癱子

黃洪元

顏中和

耕者王清臣

潁州匠

王廣文

徐元英

王都閻嫁難女

劉梅塢

呂雲奇

徐三換脚

采薇子

一壺先生

朱長源

楚壯士

奇奴

田鈍庵

丁公子

錢一本

卷二

沈應奎

吳嘉紀

孫默

申自然

李葆甫

吳伯宗尋弟

黃廷璽尋兄

三烈

劉公言

王次泉

顧繩詒

傅鼎卿

吳野翁

陸周明

雲夢山人

申子純

竇成

陳朗生

劉秦齋

周光綬

髯俠

雪裘

吳錞庵

汪澗

卷三

俞節孝

邱維屏

鉅庵

顧耕石

趙希乾

彭寶

孝烈張公

李一足

白衣先生

殷岳

戴山人

費大受

馬羽長

邵山人

吳湛

馬雲翎

雪灘頭陀

吳癯鶴

牛太初

李相

東海處士

孫頴庵

二俞

卷四

劉宏甲

徐仁寰

瞿秋崖

張麒

王將軍

秦舍人

高文彩

李若連

王百戶

陳衷壹

王大本

諸天祐

王義士

劉長庚

五公山人

胡穆孟

某千總

劉龍光

陳繹思和本初

東江先生

王冰庵

毛鶴汀

嚴孝子

白雲先生

卷五

孫將軍

陳鷗沙巖弓父

華豫原

李復新

韓晉之

齊望子

鄭澹居

楊安城

呂尚義

孝義吳君

盧必陞

王獻我

謝隱君

李永昌

慶州老人

沈貞孝先生

楊氏雙孝

東氏三節

卷六

曲阜顏氏事

郭海若

咸默

滄浪水樵

高查客

楊藝

王默城

顧玉停

邱天民

隨州牧翟侯

田贈公

范芝巖

李孝子

阮世恩

趙萬全

李晉福

戚弢言

盧象晉

何靜山

卷七

汪龍

桑文侯

陸德本

姚孝廉

倪懋功

石哈生宋石芝

宋釋之

王時翔

康績

薛孝子

王恩榮

王元趾

佚老人

夏羽王

仲子

胡上琛

吳子方

吳隱君

義烈黃公

卷八

周貞靖先生

吳重光

馬生

陳曹二子

張三愛

程士章

吳虛壑

黃孟通

榮小兒

葉尚臬

坦然先生

蔡湘

金文

八大山人

唐太史

胡孝廉

陸承祺

俞老僕

卷九

金隱君

草薦先生

夏士友

貞憲先生

菊隱先生

唐復思

黃道本

義行李叟

寒支先生

丁隱君

孫夔臣

鐵脚板

唐肇虞

蔣適園

侯夷門

劉騰庵

張士仁

謝振宗

卷十

祝曰三

嘯莊先生

汪霖

姜瑤

備者誰

鄭賓日

翁運樞

項為楷

王林屋先生

王仲穎

袁昌齡

張乞人

姜元凱

牟康民

和州二薛

張淑旺

吳憲

許四先生

芮處士

顧童子

曹起鳳

盧太公

蕭曰曠

許永科

銀查子

卷十一

徐驪

邵如椿

吳漫公

張若筠

董十先生

郭六

張瑛

王敏

董丙齋

洋和尚

溫雋水

王次瑤

跣足備

李松亭

李仲謀

彭梅谷

董靜芳

趙雨亭

羹湖先生

滕家瓚

張星象

卷十二

壽先生

吳鈞翁春

錢繼升

鄧觀灝

周書昌

吳大始

吳祿堂

許剛中

僧如鵬

何梅生

沈岷望

吳星萃

樵煙野客

王瘦山

許所望

白廷英

魏興

徐金霖

汪良緒

壽州某孝子

浦近倫

呂德興

戴兆芬

程永傳

江廷燦

卷十三

俞鎮璋

方錦全

徐有章

陳紹蕃

孫備

孫福

沈仁業

李文淵

周穎

胡其愛

張予焯

陳黃中

高士楨

吳氏兄弟

莆田僧

補履先生

打卦者

海老人

汪初

汪楊巖三文學

葛大賓

卷十四

沈起

蔣之翹

史以慎

藍忠

徐夢麒

盧和

楊老痴

方召

劉日陽

金俊明

翁天章

王武

沈通明

張霖

劉任

曹永鼎

詹夢符

劉宗洙劉恩廣

霍亮雅

沈頤

孝賊

汪魏美

王征南

卷十五

周夫人

沈雲英

畢著

王秀女

廖氏

李孝貞

林氏雙烈

張氏五烈

女奴景

濮氏女

蔡氏

董嫗

項淑美

馬烈婦

張有

王孝女

阮貞孝

嚴烈婦

黃氏

羅氏

秀水張氏雙節

常孝女

王去華

王節婦

傅節婦

宋烈婦

謝烈婦

海烈婦

卷十六

秦甯三烈

秦節婦

梁烈婦

沈孝女

唐烈婦

蔡烈婦

郭烈婦

卜氏

郭孝婦

魏烈婦

王氏姑婦節烈

徐烈婦

吳烈女

張烈婦

閩中三烈婦

李貞烈

徐烈婦

冬青女

王氏女

金壇三烈女

梅節婦

仲烈婦

張烈婦

朱貞女

孝婦李孺人

卷十七

陳烈婦周氏

陳烈婦李氏

羅烈婦

節婦陳氏

宋景衛

蔡蕙

王烈婦

朱如玉

曹借姑

姜桂

烈婦馬氏

茅貞女

廖氏

馬孺人

殷烈婦

文鶯

章貞女

蔡孺人

林烈婦

貞節林母

龔烈婦

冷節婦

桐鄉諸節婦

卷十八

朱烈婦曹氏

沈烈女

黃烈婦

陳節婦

俞秀

吳珏

孫秀姑

陳三淑

史八夫人

樊烈婦

曹六姑

魯巴姑

馬母

洪烈婦

薛坤

孝婦吳孺人

趙氏老婢

江南二烈婦

蔡貞仙

韓烈婦

卷十九

劉烈母

章孔榮

吳節婦

李氏

五烈

司貞女

許福弟

唐鳳鸞

葛蘭娥

周孝貞女

徐催

宋烈婦

李貞孝

顧節婦

武昌縣某節婦

吳節婦

陳劉氏

伍五姑

張貞女

黃氏

鮑烈女

段烈婦

卷二十

林烈婦

陳貞婦

黃氏

楊烈女

張烈婦

林娃

胡氏張氏彭氏

王貞

支貞女

蔣貞女

袁烈婦

林貞女

朱烈婦

張烈婦

萬節婦

祝貞女

江小娘

朱節婦

沈貞婦

許謝氏

史烈女

姚烈婦

王貞女

清 曲園居士纂

雙孝

秦郵王君新奮。篤行長者也。厥配陳。先刲股療姑疾。後一載。新奮又刲股救其父。病皆愈。新奮夫婦。歿。鄉人榜其堂曰雙孝。見李滢致好堂集。

曲園居士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可謂盛矣。而左傳以預考叔冠首重純孝也。余撮拾舊聞。託始於此。亦左氏之義歟。此事不記年月。李滢字幼庵。順治乙酉舉人。則此事必在國初也。

雙節

郝生名奇。遇字會明。世居栢鄉城南之西汪里。甲申之變。都城失陷。郝生聞之。不勝痛憤。謂其妻趙氏曰。我欲死義。爾其能從乎。妻曰。夫子將蹈高節。妾請先之。其夜即飲藥死。郝生不舉哀。不成服。次日。并而瘞之。祖塋之側。令兩弟召其親舊。與之永訣。親舊咸止之曰。政不及己。不踐其難。今以草茅賤士而捐軀殉國。奚益乎。郝生悵然曰。嗚呼。是何言。士固有志。身死則心安。且吾將以愧夫今之士夫懷二心而事其君。

者也。或又以無後為言。郝生悽然曰：忠孝豈能兩全哉？吾志決矣。眾知其志不可回。同兩弟更番坐守。生舉動談笑如平時。旬日後防衛稍疏，遂飲藥以死。鄉人義而共殮之。啟妻趙氏之穴，寔焉。樹碑於道左。曰：郝生忠義雙節墓。見魏偏介兼濟堂集。

奇窮子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尉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字象南，生而穎異，美須鬣，貌磊落，有丈夫氣。官洗馬，林守備，不克終。歸馬卜宅數畝，時花樹石，費不貲。性好客，典衣充酒資，飲不醉不輟。醉後或歌或詩，動百言，多羽音。三冬煤盡，家人索之，則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搆草廬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簷際龍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曰：胸中免俗足矣。飽何為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摩弄，手譜數曲，名曰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彈罷抱琴而泣。曰：此吾生死交也。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兮，贈之以白玉。後以草廬蔽穴地五六尺許。妻于同居其中。遇元旦，服高衣行市上，手携二子，身無完袴，裹鹿革，緩步各不少亂。於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以為恥。嗟乎！若象南眼中視人之酒囊飯袋，規規擁銅臭，以為莫予過者，不知作何等矣。此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為作奇窮子傳。見魏象極寒松堂集。

趙登

趙登者。真定農家子。為趙學博家僕。學博謁選。得肥鄉。登隨之。拮据行李。頗艱苦。有學博同選某子甲。見登服勤。欲誘以從己。乃借役於學博。謬為恩甚渥。且許以妻孥田產。登不肯。怫然辭歸。仍事學博。學博再應任。倦游挂冠。登服勤如疇昔。學博家漸落。登乃設筵酌醴。奉學博居上坐。已奉白鏹數百。長跪以獻。學博驚曰。此何為。登曰。老僕數年所積。願供王朝。學博辭之曰。汝所積。吾忍取之耶。登泣數行下曰。僕身主之身。則物皆主物也。學博辭益力。登泣愈甚。不得已。取半。無何。學博念其役久。遣還鄉里。登泣而去。每值歲時。伏臘。若學博初度。登必具鷄酒為壽。日未出。已及門。如是者又數年。學博謝世。登具哀服。披髮自其家至。哭如喪所生。裏事乃返。里人曰。子何苦如此。登曰。王恩未可忘也。見梁清遠秋園集

謝萬程

謝孝子。南陽唐縣人。名萬程。娶妻李氏。楚人也。事親孝。父死不克殯。夫婦號泣。擗踊里巷。慘感亦不克助。萬程目其妻泣。若有言不忍。李氏知之。請自鬻為喪具。鄰村董官店有王全者。尤有子。七歲而寇掠之。遺唐縣道中。有翁媪拾而養之。遂以為子。義

不得返。乃議置妾。以二十四金買李氏。李歸焉。泣而請曰：妾生士家，知詩禮。翁死，不得已而出。願早夜供績，緜全妾節。君德益洪遠，必昌厥嗣。全許之。越明年，金子所養其家之翁媪皆死，得歸。全凡大有，以為逃人也。懇於觀察使，詞連李氏。時南陽郡丞漢陽張公名三異，有奇政，屬之捕王全室。偕少男子曰：非逃人，我子也。向掠，今歸耳。詢少婦何人，曰：此是我妾，非我妾也。唐縣謝萬程之妻，當我為妾，妾來惟涕泣，不從為妾。從織，緜而已。召萬程，廉之。萬程言所以鬻其妻者。張公歎曰：古有傭身以葬其親者，世傳至孝。爾若此，可謂孝矣。乃答王大有，而畀全金，賞萬程幣。夫婦完聚如初。而旌其門曰：節孝雙奇。見孫宗彝愛日草堂集

曲園居士曰：謝之孝，李之節，是固奇矣。乃王全者，亦天下之義士也。不旌其門，何歟？陳書徐陵傳：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妻不肯，卒賣之。以其貲養母。景行既歿，妻歸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遂復為夫婦。徐孝克之賣妻養母，與謝萬程之賣妻贖父，其事正同。乃孝克之妻不克完節而歸，則以買者非王全也。故余反復此事，而歎王全高義，尤不可及。

宜興民曹姓者。有姪適漕八十餘斛。無償。其妻已聘未婚。委而他匿。叔氏代為繫。鞭笞備至。無以償。私計曰。鬻彼之妻。不少補乎。已而復念曰。吾兒亦有婦將婚。其存姪婦。而鬻吾兒婦乎。貳尹岳修如司漕政。得其情。慨然歎曰。吾不忍無辜士女。仳離至此極也。雖然。公家之賦。不可缺也。于是計常俸外。多方稱貸。代償之。曹氏子姪之婚。姻如故。見周啟篤澹水齋集

郭老僕

郭老僕者。明戶部尚書侯恂之僕也。尚書之子方域。有郭老僕墓志銘。其文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晉於福用。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携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積二歲餘。以為常。司徒公為烏程相。所搆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

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詞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偽為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偽。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齧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

見侯方域壯悔堂集。

答僅齋

晉宏祖。字寅谷。自名其齋曰僅。學者稱僅齋先生。世為懷甯人。阮大鍼之母。先生姑也。以姑命召致先生。欲官以同知。則謝曰。親知邀光寵多矣。留賓筵中。一布衣高歌。謔浪不所得更多乎。遂告歸。卜築桐江之梅渚。五十後。復避地于龍山之杏花村。自

書斗室曰慎無憂。忍無辱。靜常安。儉常足。卒年七十八。於是大雪深數尺。先生擁被起曰。吾生也大雪。今去亦大雪。吾行光潔中。至樂也。遂瞑。見梅文鼎續學堂集

曲園居士曰。先生書室四語。極有味。余喜誦之。故錄於此。至咎姓不詳所出。廣韻四十八感。有咎字。子感切。姓也。是古有此姓矣。說文曰。部督篆下。臣鉉等曰。今俗有咎字。蓋督之譌。然則咎即督字也。梅勿庵先生。乃以為系出漢相國鄼侯。即鄼之首。則字當作督。不當作咎。恐未足據。

邢瘋子

邢瘋子。清苑人。賣菜傭也。無名字。不讀書。能道古人忠孝事。有母有兄。每晨出鬻菜。面傅粉。或塗墨。簪草花。或歌或哭。童稚羣嘲侮之。不為意。崇禎壬午癸未間。行市中。口噉啗。如有所詬詈。或詰之。輒弛荷劇談。上自乘輿。下迄邑宰尉。無不指斥其非。時中外大用兵。制府閻帥。能一一舉其姓名。若者貪。若者懦。若者縱。部曲擾掠民。若者樹黨行私。罔君父。有無真偽。人不能辨。雖顯官悍將。概醜詆詛。呪之。鮮所顧畏。且語且泣。目眇口涎交下。手揮浣人衣。聽者恆堵立。咸嗤以為狂談。已荷籠去。有嘲之者。謂爾口喋喋。爾肩不脫是擔。奈何。瘋子瞪目厲聲曰。咄咄。若謂我若是擔乎。是非我

不任。今朝中宰相聞外將軍誰克任是擔者。益嘆喟不休。菜常不常。常則買酒肉奉其母。母兄謂非貧家計也。共誚讓之。瘋子乃據地大哭。雜引王祥孟宗事。以譬解。母始釋。一日情人書一紙實封投官府。謬云陳地方利害。啟之。皆指守令不道事。官府怒。欲扑之。左右曰。瘋子也。不足治。僅而獲免。甲申流寇破城不見。或云死兵死水。又云削髮去為僧。不知所終。見郭榮學源堂集

毛癱子

毛癱子者。天長縣人。胎而癱者也。以兩手拄地坐行。乞然。雖乞人竊好義。順治十六年。海賊陷江甯。天長亦為鹽寇劉澤所據。縣令自縊於里巷門。數日暴其屍。毛適過之。泣曰。縣爺耶。乃殮於演武廳。寇平。新令至。聞其事。大義之。遂書一竹版。署毛為養濟院長旌之。於是毛出入乘一丐者肩。若騎而行者。羣丐屬目。甚榮之焉。毛既為丐者長。而縣歲有給。市月有錢。遂有草屋三楹。一妻一妾。而以癱也。不設几榻。蓐草為席。妻卧上席。妾側席。歲時妻妾置酒。羣丐上壽。賤而尊。寡而樂者也。一日當除夕。妻妾置酒已。毛夜半睡熟。夢一金甲者。攫其衣領起。曰。上帝直汝矣。憐爾一廢人。能脫三人死。乃又以一手曳其足。曰。直。毛大驚。竟循牆走。妻驚起。以大視。曰。誰歟。曰。我。曰。

何為走也。乃告之夢。曰走猶夢乎。曰醒也。然而幾活三人者。曰昨也。先是毛於除日乞市例錢而歸。大雨雪而負之行者凍且憊。路過一鋪遞所稍休。乃坐毛於几而相拂雪。毛忽訝曰。此中何有呵呵聲。鬼嘯歟。命一丐者曰。入視之。出曰。穴窺一室。有三人。一老者僵卧息絕。一微喘者。而呵呵者。則一壯者也。曰為何者。曰以雀角訟縣役索錢。寘於此。於是毛命丐者曰。疾與酒。丐者從穴進酒。毛令之曰。壯者先飲。又令曰。壯者飲喘者。俄而二人倚酒起矣。又令曰。二起者。挾息絕者而微飲之。頃之鼻有聲。亦起而坐。於是丐者欲負毛以歸。曰未也。又問三人者。曰室能放乎。曰無薪。毛又出所乞之米與錢。為買薪數束。納於穴而歸。歸而遂有夢之異焉。時毛方語夢於妻。未已而天曙。羣丐到門。相顧大驚。遂擁毛入市。而毛則揚揚步出里巷門。過市廛。一市大驚。語夢於市。宋子曰。昔齊人以乞驕妻妾。而毛則以乞行義。不又可驕富貴耶。後數年有人見之。且鼓腹挺挺有昂藏氣象。噫。乞人也。能自立若是哉。見宋和橋西草堂集。

黃洪元

黃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罪。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証受杖。乃偽引謝。具酒食交歡。

而私遣惡少年誦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摔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知庠所為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道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孝子曰。孺子未昏。吾婿汝。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為公婿。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我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聞。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謂庠曰。逸羣。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答曰。將醉汝血。援斧斫庠。應手仆。眾驚。二子橫斧揮其眾。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兄弟挾斧緩步出。翌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遂去為浮屠。易其名曰光空。

見汪琬
克齋集。

曲園居士曰。太倉陸世儀。桴亭集。有丹陽二孝子記。亦即此事。惟黃國相為王國相。虞庠為虞翔。吳音王黃不分。而庠翔又音同。未知孰是。國相妻虞氏。洪元弟福元。則可補此傳之缺。又以兩孝子報讐。為奉母臨終遺命。亦小異也。

顏中和

顏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屍。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其為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稿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數易中和。以此為穉子戲耳。即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讐。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籍。有膂力。汝弱小。何能為。慎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趨。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率號於眾曰。盍偕我詣官首罪乎。眾如其言。既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眾從旁分別言之。始下

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曰。駭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耶。中和怡然曰。父讐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至今亡恙。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父也。明天啟中。與衆共訴周忠介公寃。毆殺錦衣衛所遣官校。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見汪琬
堯峰集

耕者王清臣

天啟初。張元度買田潁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元度攜榼獨遊。見耕而歌者。徘徊曠間。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姓。清臣其名。世為潁人。舊有田。畏徭役。盡委之其族。今來為人傭耕。差自適。少曾讀書。略識字。客有遺一書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而愛之。故常歌。亦不詳杜甫為何人也。問能作詩乎。曰。間為之。遂留共飲。吟一詩。傾榼而去。異日。元度過其家。見舊厯背。謀字漫滅。乃燒細枝為筆。所書皆所為詩。經亂。不知所終。見劉體仁文集

潁州匠

萬曆末年。詹公懋舉。為潁監州。召一匠入。公方彈琴。匠立戶外。矯首畫指。若議其善否。公問知其能。使之彈。匠即據坐。鼓前曲。詹大驚異。問所自。匠曰。家在西門外。往見貿薪者入城。則易酒而出。擔頭常囊此。因請解而諦視。及聞其聲。心復甘悅。遂往來受學。公贈之金。不受。曰。匠賤工也。受匠之直而已。詹公時時邀之入。更學其法。匠曰。公琴皆下材。匠有琴。即貿薪者所貽。今獻公。果良琴也。如是久之。人終不知匠為監州揖客。見劉體仁文集。

王廣文

王孝子名廣文。台州黃巖甯溪人。農家子也。其父王興。就母夏氏。生子三人。孝子居其長。康熙乙卯秋。大兵恢復黃巖。其母并兩弟。為披甲所掠。歸于杭州南新橋營中。孝子年十七。乞食尋省。識其所在。計所以贖母與弟者。靡厥貲。乃用利錐穿其喉。貫以鐵索而鎖之。羸骸露胸。沿街募化。血淋漓滿頭項間。見者酸心銷骨。競為醵貲。而解其鎖。奈主者高其售。三解而三穿之。舊瘡再合而再創。痛哭顛連。至不能進飲食。一日。藩臬聞諸宰官。羣過而遇于途。廉其狀。共相嗟歎。須臾得六十金。持至營。缺兌

者尚三金有七。執不放。孝子仰天長號。絕而復蘇。營中有義兵者。不知姓名。自解腰中索。如數給之。孝子乃得偕其母與弟而歸。見洪若皋南沙文集。

徐元英

徐元英。字華國。吳江人也。少貧。與二弟仲季分田。仲曰。季田腴。必易之。相爭不決。華國謂仲曰。我田亦腴。可畀汝。毋與季易。於是兄弟以和。有富家欲以女妻之。華國曰。非吾姻也。及吳氏庚帖至。不發緘。照於日中。識其姓。曰。此吾妻矣。遂娶之。生三子。長卯。次崧。次良。華國曰。吾惟一子爾。卯良果殤。惟崧成立。人怪而問之。曰。君預知妻姓。吳氏惟一子。何也。華國曰。吾昔夢神人使吏與我一牒。有文曰。室吳氏。年終四十。三子兩耳佳。兩耳一人也。天定之矣。及病革。家人請禱。不許。曰。命乃在天。何以禱為。遂卒。年四十三。見唐甄國亭集。

王都閻嫁難女

龍眠王公家裕。以都閻守常德衛。事多惠政。軍民信之。康熙二十一年夏。偶至廐中。別門有老漁伺于外。公謂其獻魚也。呼之。乃前跪曰。民前日捕魚荒洲。聞呼救聲。望之。乃一女子。縛覆舟上。急往解其縛。飲以湯。徐問之。乃曰。妾本南甯張氏士人女。年

十八。避亂山谷。大兵克滇。搜獲。欲肆辱。妾翦髮毀容。堅拒獲免。猶百計窘苦。周防求死不得。師旋。從馬上縛來。及登舟。復縛之舟尾。次桃源。白馬渡。風逆舟覆。橫浮水面。人盡沒。妾獨以繫在尾。出水上。不死。流至此三日矣。翁若再遲至。寒餓死矣。今遇翁。實再生我。旋解身中所餘簪珥。見貽。民不受。女曰。既活我。盍携至翁家。徐寄信。父母來迎。當有厚報。民云。我非望報。但生涯一葉草廬半間。置汝其中。人必猜。報官詰治。則汝我皆受累矣。女曰。翁處既不可。抑思善良有力之家。可轉送收養乎。民曰。人難深信。非畏累。即計財貪色。倘以為側室。或轉鬻求利。是我負汝矣。今守常衛王公。君子也。好行其德。必能全汝。女首肯。故民夫婦同載以來。民先詣治前。不得通。因伺於此。果得見公。亦此女之緣也。王公立命家人迎至。則端潔婉好。雖久在兵馬中。閨範凝然。問之。以遭亂故。猶未字。公乃與夫人命女拜為父母。而手持十金。出給漁者。漁曰。民今年七十餘。夫婦二人。并無子女。一簣一笠。終老煙波足矣。初不望報于後。何用知姓名。為終不肯言而去。王公既畜女。同己出。又數因人寄信其家。卒無人至。心念女薦長。欲為擇配。會有貴州武舉原籍常衛人周名臣侯者。來常祀祖。曾謁王公。見其年少。儻即意屬焉。叩之。尚未婚。及他日再來。遂留飲。同坐。有趙某者。周中表。

兄也。公以意語之。趙驚曰。此殆天緣矣。乃言周於數月前。夢授職歸。拜香大堂。都不見一切神位。惟小屏上硃書一天字。入內拜其尊屬。則見一女子。持紅絲侍側。飲食甚盛。同飲者為王公玉。相與劇醉。讀史通至東漢秦嘉妻小傳而寤。次日以夢告。我等羣相賀。謂授官必得上缺。授後當有締姻之喜。豈知先有此過。而我公之姓。又適符所夢耶。語罷。又一友驚呼曰。王姓非應在公。乃我也。我固姓王字公玉。天其令我作合哉。蓋此友自岳陽來。公雖與久遊。亦不知其字公玉。周就視公玉貌。與夢中無二。乃拜求執柯。王公欣然報允。以女歸。臣侯云。王公施德於不相知之人。張女以九死全其身。卒得正聘。漁人救女於死亡中。引見王公。而先後無所取。皆可以風矣。親

念慈谷口
山房集

劉梅塢

劉信字武功。晚號梅塢先生。蜀之某邑人。登崇禎壬子科賢書。就天官試。得州大夫秩。授滇建水。建水為臨安郡附郭首州。臨守缺。公以司馬攝府事。會所屬阿迷州土酋沙定州襲破省城。遣勁兵還攻臨安。公竭力捍禦。凡三晝夜。城中土弁內應。不克守。公預以少子付鄉人王之蓋。令急去。遂與妻楊氏何氏。率家人大小。告天。北面拜

畢以序就縊。一時署中同赴義者男女二十六人。公因喜曰：闔室得死所矣。遂自於堂棟之中位投繯。氣將盡而寇粹至。刀絕其繩。爭抱而灌之。逾時乃甦。寇相謂曰：公胡自苦。土帥素服公廉威。令城下勿驚公家。今胡闔室至此。各解所縊者二十六人。皆已絕。不復生。公瞪目大罵。以首觸刀鋒。血流被面。復前奪寇所執刀。欲殺賊。賊怒。遂反接之。置空室中。次日拔營去。郡民號泣奔視。傳呼劉父幸尚在。公曰：吾守此土而不能禦寇。致寇內變。躡入吾室中。且盡死義。吾不幸獨生。雖符印堯庫。俱無恙。今百姓仍奉我約束。縱朝廷聞而寬我。我何以對諸父老。又何以對室中就義之二十有六人耶。屢覓死。左右護之甚謹。公乘間封印綬遁去。隱姓名於石屏山中。旋落髮披緇。深入雲龍山。獨自往還。童子亦莫知所適。第時見衣袖為淚漬濕。亦竟不敢言。朔望或於峯頂北望拜。號哭失聲。如是者一年。忽危坐禪榻。數日足不履地。但飲水合許。亦不言病。一日忽跏趺坐。口占一絕句云：風雨正迷津。南天仗劍人。此身應已度。花老故園春。吟畢而逝。時戊子年五月某日。見姚文燮無異堂集。

呂雲奇

呂孝子名雲奇。字石英。太倉沙頭人。少有至性。談古忠孝事。悲憤激壯。髮上衝。嘗裸

立冰雪中。氣勃勃。膚理不為動。讀陳情出師二表。必反覆流涕。日方正學于忠肅。楊忠愍集。心慕其為人。往往中夜起立。長嘯聲。悽愴如鶴唳。乙酉七月。清兵昧爽至。奇與父偕。匿叢薄中。兵得其父。欲加刃。奇跳身出。乞父命。兵不聽。奇環抱乞代死。父子皆被殺。及死。奇猶垂首著父胸。若吮乳狀。見者悲之。妻龔氏與奇同志操。倉猝殮其舅。棺柩皆盡禮。夫次之。曰。此我夫志也。及夫殮。引刀斷一指。血淋漓。悶撲地。徐拾燒爐中曰。我誓死如此。指左右皆泣下。州守白公旌其門。曰。節孝雙奇。

見黃與聖願學齋集。

徐三癩脚

徐三癩脚。瀛之野民也。世業農。未嘗知書識字。少時獨知不喜奉釋氏。間有釋氏至門。持椎逐之。覲於塗。必毒詈之。曰。懶奴。懶奴。及長。因痘疔癩其脚。故以癩脚渾其名。行。三人皆曰。三癩脚。值明之末。耳聞紛紛起義。泣對其父曰。我家胡不起義。父曰。知兒子。我鄉人也。而安於農。起義胡為。癩脚大蠢其父曰。懦夫。懦夫。疾走村學究所。問忠義二字書法。學究寫二字與之。歸即裂白布一幅。照前點畫。大書二字於中。明日揭竿標諸宅前。父知之。驚墜於牀下。裂布折竿。大唾其面曰。我一家幾死於爾也。癩脚氣懣。襪被卧於牀。日無言。喚之起。不應。與之食。傾於側。積五日。母探之。癩脚已僵。

矣。告其父曰：知子胡以死。啟其牀。五日之飯粒粒猶在。見沈寓白華莊藏稿。

采薇子

國初績溪之嶺北。有宿於路亭者。拾枯枝。撫野菜。入沙罐煮食之。鷄衣百結。閒入書館。作字題詩。詩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采薇子。見汪有典文集。

一壺先生

一壺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歛歔流涕而罷。不能竟讀也。嘗往來登萊間。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善。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為汝痛飲。叩之不答。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僧舍。每夜半。即放聲哭。閱數日。自縊死。年垂七十矣。見汪有典文集。

朱長源

朱長源。大興諸生。乙酉夏。豫王下江南。郡縣推長源起義。兵敗被執。隸正黃旗。獄宣府人姜納吾居。性佞佛。王賜以婦人。輒辭不受。掌科楊某死於難。夫人華。墮德姬隊。王嘗以賜人。夫人薙髮以距。王既賢長源。滋欲賜以婦。遣入德姬院。恣所擇。長源既

聞楊夫人墮是院也。遂弗辭。見裏佛巾者。知其楊夫人。大言曰。予大興故殉難巡撫朱之馮子也。若道裝。予亦道裝。大興。達毘陵。程易與耳。毘陵者。夫人故里也。夫人知其非常人。亦弗辭。長源以夫人歸姜家。向夕。夫人叩長源曰。君脫難人於厄。哀難人否。長源曰。為全夫人節。非特哀之而已。是時姜納吾伏童奴數輩。偵兩人。而長源據椅誦佛。燭且盡。聲益高。至曉不輟。納吾異之。抵夜。復令童奴以班伺。長源誦如初。三夕伺之。又復如初。納吾晨興。盥洗更衣。候門啟。抱長源足。叩頭呼活佛。徐曰。君既不近婦人。何贅疣此一受。為長源曰。此措紳婦。吾非欲妻之。欲完若璧以歸。恐機洩。弗果吾願。故且同室。然非誦佛。無以明心。不意為君偵得。幸為我諱。毋敗機事也。納吾曰。君義動鬼神。毋復夕夕苦君。為治別室。遣老姬侍楊夫人。久之。聞於王。王愈益賢長源。召長源曰。君誠異人。吾為公合浮屠。趣長源令夫人具書達毘陵。以其母與弟來。王資送之。還平江。夫人歸踰年。長源示微疾。跣跌而化。見汪有典文集

楚壯士

楚壯士。年未二十。質積然。甚弱也。甲申秋。奉母來避亂金陵。或問其姓。曰。我楚人也。姓楚耳。問其名。曰。我壯士也。名壯士耳。家貧。不能事生業。時乞食市上。以養母。市上

人笑其顛。壯士亦笑曰：我顛也。冬十月，京營大閱，士卒擾攘，馳射擊技，直羣兒戲耳。閱畢，士卒奔散，壯士鼓掌大笑，笑罷大哭，哭罷走入場，場中列石鼓二，各重四五百斤，挈而壘之。雙手挾二石鼓走場中，周數匝，還分列，再走堂上，取架上刀，可六七十斤重，提走場中，盤舞，舞罷又大哭，哭罷又大笑，有言於馬士英者，召之，或曰：可得之以養母也。壯士笑曰：國賊耳，將取其血以淬吾刀。或曰：不如因之。壯士笑曰：既事之，何可力為？亡去。後母死，或勸之走淮徐，謁督師，以貧故不能往。乙酉春，興城伯趙某募勇敢，潛應募，頃又匿去。江東張國維者，起授戎政尚書，建節開府金陵，壯士欣然來謁轅門，有偉男子鬚眉戟豎，繡服錦幘，佩刀，坐轅門，主謁。壯士敝衣冠，足躡蹠，破革烏，揖偉男子而進。偉男子顧而笑曰：是積然者，奚謁焉？壯士奮起，取壁上勁弓二，並握一，開二弓俱折。見者莫不驚羨。偉男子竟不與言，謁。至日晡，壯士忽發大哭，取所折弓弦疾走去。次日有人云：功臣廟樹底，壯士以弓弦自縊死。見何梁晴江閣集

奇奴

康熙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跪道旁呼萬歲。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

怒曰。是爾所宜言耶。杖而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為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奴仰天歎曰。吾為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為此耳。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適為人奴者言耶。皇帝仁聖。固能虛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而儒其行。真竒奴也已。

見馮景
解春集。

田鈍庵

田鈍庵名世亨。字子貞。鈍庵者。則以生平所往。多與利反。故用之。以為號也。先世以武功。為睢陽衛指揮。父時暢。中崇禎辛未進士。為藍屋令。鈍庵幼而失怙。復不見慈於母。家業飄零。一切人世易致之事。至鈍庵而所謀輒左。布政使邱公茂華。藍屋公同年友也。檄州守徵鈍庵狀。州守多方延致。至則親具湯沐。更衣磬折。備主人禮。鈍庵私念曰。以往衣食。不復足慮矣。既而曰。邱公得毋以此去乎。坐未定。邱公左官之。問果至。曲周亭公。繼來臬豫。鈍庵以年家子上謁。亭公存恤周至。許援其子入庠。人

事為質。鈍庵曰：命乎？命乎？會當有變。已而學使者以邊去歸德，遂不果。試鈍庵每出，雖晴則曰：是必雨。人皆笑之。已而果雨。每訪人近村，則曰：是必不遇。人且不謂然也。已而果不遇。持錢入市，則曰：是必不得所需。人猶疑其未可知。已而所求之物果告匱。久之，人始共信曰：鈍庵拂逆之遭，誠如所言，非誕也。見田蘭芳逆德軒集。

曲園居士曰：此等人古亦有之。太平廣記引異苑云：有人姓劉，人若與之言，必遭禍難。惟一士謂無此理。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鄙。須臾火發，資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為鴟鵂。脫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耳奔避。又引獨異志云：淮南有居客廬嬰，氣質文學，俱為郡中絕人。悉以廬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羣聚中，主人必有橫禍。或小兒墮井，并幼女入火。時元伯和為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眾客咸集。伯和戲問左右：小兒墮井乎？曰：否。小兒入火乎？曰：否。伯和謂坐客曰：眾君不勝故也。是日軍吏圍宅，擒伯和棄市。此二人視鈍庵更甚矣。

丁公子

丁公子之出亡也，乘一驢而去。念四方無能匿我者，惟故客某，食於吾家久，今往依

之必能庇我。遂疾驅而抵其家。相見輒流涕。匿公子於其內。曰：姑深藏。吾入縣察之。翌日還。謂公子曰：吾家村落耳。不足隱公子。縣中某家可居也。乃與公子徒步而詣縣。中途公子倦不能行。客忽瞋目怒罵曰：汝猶恃汝勢力耶。吾今送汝于官矣。汝不行。吾笞汝。公子大恐。伏而泣曰：公在吾家久。事急相投。公乃作此態耶。客不聽。忽一樵者負薪至。客呼曰：此丁公子也。其與我孰而送於官。樵者曰：丁不丁。何與吾事。吾市我薪耳。客曰：痴奴。汝薪值幾何。獲丁公子。有重賞。吾與若公之。樵者曰：信如公言乎。恐有誤。客曰：吾在渠家多年矣。朝夕讌集。熟且久。不誤也。樵者倚杖而問公子曰：汝識此人乎。公子涕泣不能言。但曰：唯唯。樵者色忽變。鬚張髮上指。舉杖擊客首。仆地。遂斃之。謂公子曰：去。吾亦逝矣。問其姓名。不答而去。見鄭廉柳下堂集

曲園居士曰：丁公子不知何人。明史丁汝夔。嘉靖中為兵部尚書。以俺答入寇。斬於市。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所謂丁公子者。殆即汝夔之子歟。

錢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武進人。世稱啟新先生。明萬曆癸未年進士。除江西廬陵令。擢御史。按西粵。會郵傳建儲改期。抗章不避觸諱。又疏論輔臣罪十條。疏俱留中。明年。逮孟

給諫養浩杖闕下。株連一本。削籍為民。其學凡經史濂洛關閩書無不窺。而尤深於易。居家凡二十六年。一日忽謝友人。之鄉營治兆域。以寄寓通客自誌。啟土得宋紹熙錢背復鑄一元字。臆之。當是紹熙元年。其年為庚戌。以日易月。是歲九月為庚戌。因作詩。有庚戌年還未易逢。今年九月便相從之句。已歸。果九月庚戌卒。人皆以為讀易前知云。見陳玉璣學文堂集。

蒼葢編卷一終

清 曲園居士纂

沈應奎

沈應奎字伯和號湛源常州武進人為入於氣節然諾不苟喜急人難有絕人力置鐵簡自隨意有不平輒執簡起舞光上下閃閃颯拉有聲舉萬曆乙酉孝廉公車經費縣山中與山人并入古廟少年數輩扛巨木堵其門應奎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搥袖平舉之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應奎挈之行數十步復置故處少年舌吐不能合應奎曰吾所至嘗欲陰求天下士爾等不足為也拂衣去河間邸舍有驟食人觀者環列不敢救應奎怒曰奈何縱獸食人持鐵簡奔入三撲三避之又撲簡入目尺許乃仆其人已失半面伏地狂號望應奎猶作叩頭狀應奎少時經鄉之陳渡里土人家方產牛數月力猛如虎人稍近輒被嚙土人家釜甑擊之屬皆無完器屋且折其兩角厭苦無如何應奎瞋目久之躍身跨牛背牛奔十里許應奎摩道旁古樹并力以兩足夾牛起懸牛於空有頃復樁之樹從容而下曳其牛仍乘之歸其家蓋其好奇於氣力類如此盧孔禮者交河義士也路遇不平毆其人立斃繫

獄論死。父老聚語道旁太息。應奎聞之。立詣縣。語令曰。方今倭躡朝鮮。交河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以誤殺貫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卒有事可效死力於君。毋徒殺壯士。令因釋孔禮。而語之曰。非吾釋君也。吳中沈某實教之。及應奎下第。復經交河。孔禮同子弟輩伏道左迎歸。妻女治養餅上食。兒子持土甌出沽酒。而里中羣少年聞沈公來。皆至其家。又手代孔禮稱謝。又三四少年持尊酒炙鷄至。願與沈公共飲。應奎狂飲大醉。持簡起舞。談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流涕。羣少年皆仰天叩頭。誓為沈公死。孔禮再拜把酒曰。孔禮與諸兄弟既以身許公。公如有事。當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使之。應奎後官刑部主事。出知汀州。稅監高某播虐。將由汀入粵。應奎大書榜示。直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境。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某聞屏氣不敢經汀。尋以繼母病棄官歸。復起南光祿寺少卿。以東林削籍。年七十餘卒。夫椒山人曰。光祿負絕人之力。又得壯士五百人。悉以身許。卒不得用以死。及光祿死。而天下且大亂。思得如光祿者而不可得。豈非天哉。

見陳玉壘
椒峰集

吳嘉紀

吳處士名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泰州人。家州之安豐場。地濱海斥鹵。居人者鹽為

業。性剽悍喜鬪。遇凶歲即起為盜。平居無事。口吻憤怨。輒殺人。處士獨以溫然儒者居其鄉。初事科舉。後遂棄去。閉門窮居。蓬蒿土室。名所居曰陋軒。終日把一卷。苦吟自娛。晚年善病。或并日一食。不以告人。里人不知也。近海多暴風疾雨。水湧數丈。處士廬舍窪汙。每歲水至。常及半扉。井竈盡塌。苦吟不輟。其為詩。上為巖冷危苦之詞。所撰今樂府。尤悽急幽奧。近代巖棲之作。鮮有過之者。周櫟園王阮亭兩公。雅重之。有陋軒詩若干卷。版行於世。見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集。

孫默

孫處士名默。字無言。人無識不識。皆稱無言。因以字行。休甯人。遊於揚州。居一椽。從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飲。鄉人多大佑。居積於揚。競尚居室衣服。飲食伎樂。處士望見。輒搖手閉目去。見通人大儒。即折節願交。而於寒人疇士。工文能詩。或書畫。方伎。有一長。必委曲稱說。令其名著。而伎售於時也。然後快。以故四方知名。及伎能之士。多歸之。朝一客至。即叩諸聞人之名。曰某某來。暮一客至。又叩之不倦。處士長身高足。深目。朗眉。被服甚古。見其遇風日。以扇障面。疾行衢巷。或躑躅霜雪泥淖。知必四方客至。而處士為之來叩也。見即出卷帙。袖中繫纒。曰。此某某作也。如是者。自

壯至老如一日。不事生產。終其身於交友文字中。未嘗涉毫髮私死之日。猶啟敝筭。理四方友朋書疏。授其子。其重交好文。固如此。見汪懋麟百格桐閣集。

申自然

申自然。松江人。故明博士弟子。豐於財。明亡。自然棄制舉業。散家財結客。欲有所為。未發。謀洩。有司捕得之。同坐者六七百人。皆論斬。自然已押西市矣。忽有從衆中易之者。雖自然亦不自知其故也。於是自然得亡去。既亡抵家。而其家人七十二人。以自然為必死。皆先期縊死。自然之妻孕。既懸於梁。而胎墮。犬守之。鄰人之犬欲噉其胎者。守犬輒鬪殺之。凡殺犬者四。而此犬之力竭。亦死。自然既坐法亡匿。家人又盡死。子身奔走天下。然善畫。以此餬其口。轉徙至徐之沛縣。有陳昭大者。其叔任沛縣教諭。昭大從之。見自然之畫於準提庵壁間。善之。叩之。菴僧而識。自然性嗜酒。必極醉。醉則歌呼之聲不絕。至學為犬吠而後已。昭大詢之。不答。至踰年。然後泫然告昭大曰。往者吾婦死於縊。而胎墮。鄰人之犬爭噉之者。吾之犬輒殺之。凡殺四犬。而吾之犬亦死。吾每念之痛心。故醉而為犬吠也。吾家貴賤七十二人。無一生者。吾嘗赴西市矣。忽有易吾於衆中者。而吾不知脫我於死者之為誰也。吾於明時。為博士弟

子不忍故主之亡。破產結客。今雖家破身亡。不悔。吾名自然。則自然之。不必叩吾之名諱也。吾為松人。則松人之。不必悉吾之里邑也。然後昭大乃知自然之為人。後自杭州。貽昭大書曰。吾之友陷大獄。得三千金可免死。吾賣畫於杭城。幾得半矣。將之金陵。脫吾友於獄。則還就子。以遂終老約。久之。自然所謀脫獄者。竟論死。自然亦於是日扼吭死。見儲方慶文集。

李葆甫

李葆甫。名曰燦。福建安溪人。以諸生高等。貢入太學。能文章。有幹畧。安溪在萬山中。與永春。德化。二邑接壤。巖谷深險。菁篁叢蔽。盜賊之窟其間者。官司咸莫能詰。順治乙未丙申間。海宇輯甯未久。所在賊依險以居。率掠人。索厚賂。葆甫有弟。携妻孥居山堡。一日賊至。弟及弟婦。與其從子女十二人。為賊所獲。葆甫徒步入賊營。以情告。愬更慷慨。陳禍福。賊感動。將盡反其家人子弟。有阻之者。乃止。會得聞。葆甫弟婦及一從子得出。十人者終無還理。葆甫練鄉兵。謀劫得之。賊所居地名摩頂峰。三面皆可攀援而升。置邏卒戍守。惟山後絕壁峭立。非猿猱不能至。賊不為備。葆甫募得樵米二十人。由山後蟻附而上。令人截一大竹筒。吹之如篳篥聲。振林木。葆甫則身率

鄉兵自山下鼓噪。天將明。雨驟集。泉聲頌洞。氛霧瀰漫。溪谷咫尺不辨人。賊出不意。大驚。相奔觸逃走。葆甫遂挈其弟及一從子以歸。然尚有八人在賊中。賊恚恨糾合餘黨及三縣之脅從者萬人。日夜挑戰。葆甫冒矢石攻殺。五月餘。所破砦以數十計。葆甫兵嘗不滿百。一日立營柵方定。軍中無糧。先遣五十人運糧城中。僅留四十人守柵。賊聞之。率其衆八百掩至。咸相顧失色。或勸堅壁勿戰。葆甫曰。不可。賊驟來。此必知吾虛實。以數百人攻一空柵。吾必盡矣。不如先迎之。與一決。四十人者。分為二隊。以二十人守柵。二十人迎賊。隔溪水而陣。相距五步許。賊列礮百餘。齊發。人皆倚樹間避之。賊礮窮。渡溪水徑前格鬪。二十人反舉礮擊之。中其渠帥。再發。仆其黨。賊驚竄。葆甫益麾兵合守柵。二十人前進。格殺數百人。相枕藉死者無算。賊宵遁。葆甫直追至其所。遇秀才蕭某。謂曰。君家賊山下。賊動靜必知之。君弟為我言。李葆甫安溪男子。誓不與若曹共生。蓋早出決戰。毋自逃匿山谷間為也。秀才具以告。賊懼。偽許還其家口。而縲繫如故。蕭恥失信於葆甫。率其族人子弟。與葆甫合兵。破賊壘。盡奪其子弟八人者以歸。賊之魁某某。走至漳州請降。於是三縣山寇悉平。有司上其功。將不次擢用。而賊某降於大帥者。為讐所殺。賊黨恨葆甫刺骨。誣以同謀殺。人欲深

夫入燎南罪事雖得白其功亦竟未敘錄云

見徐乾學
憺園集

吳伯宗尋弟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為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為高姓人僕高過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為子善撫以待子訪求次弟有行來時可并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甯古塔將軍所部下甯古塔者北去遼陽盛京尚數千里爛脚失明墮指裂膚之地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季別曰吾得仲則偕返不返則并吾之妻子屬子矣至則其弟果在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焉中間伯宗忽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扑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為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其寃而以罪囚相待是以不服將領意悟白將軍歸之自出關至入厯三時其在甯古塔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僵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勤可

書也

見李光地
榕村集

晉 葛 編

卷二

四

黃廷璽尋兄

黃梁洲有萬里尋兄記曰。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屨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為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蹤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絲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為不祥。遇士人占之。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太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

見黃宗義南雷文約

維陽于生。携其妻館穀於益都。劉氏生弱冠。恂恂雅飭。妻新婚。纔踰歲。修潔明覿。常愛豔妝。書舍去維陽近百里。抵秋。婦思歸甯。劉以道第懼多莽伏。凡之。婦兒女子情不聽。愈欲往。計即往。當縊服避暴客。婦豔妝一如平時。生妻各跨一驢。與劉家一僕持杖行。不數里。林田中忽呼哨聲。五六賊露刀出。生跳而逸。伏數步外以伺。賊急持婦。僕奮杖擊之。賊叢刀焉。遂斃。婦大呼曰。吾父吾夫皆諸生。義豈為賊奴所辱。以手抉賊面。血濺衣襟。生聞之。奮而前。徒手搏賊。遂遇害。賊恨甚。乃支解婦。糜其體。詰旦。劉氏聞行路藉藉。往視之。收殘屍。具棺衾瘞焉。其父老諸生。來會葬。歸痛哭。以死踰年。流寇陷京師。賊羣糾為大盜。與一女巫言。戕婦時。截雙足歸。置簷間。已乾腊。取而玩之。碧纒細絢。色澤黯淡矣。慘哉。婦死於夫。夫報婦死。僕為劉氏僕。亦奮杖鬪死。使三人者。幸而膺國家之任。卒有非常。勢必扼吭決脰。以報君父。無難也。于生名陞。字霞舉。婦夏氏。僕名三傑。見安致遠安靜子集

劉公言

劉先生諱公言。字德白。父瑜。世襲青州左衛指揮僉事。先生其仲子也。生有異徵。少為文章。空明駘蕩。一洗程式熟爛之習。乃數踏省門。不見收。輒謝去。舉子業。專肆力

於詩古文詞。汲古之餘。旁及方術諸家。而尤邃於星命之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所值星辰。推人壽夭貴賤。不失豪髮。蜀川韓允嘉。累困鎖院。先生謂其一生科祿。皆會於戌。當於是年得舉人。以戌非鄉試期。疑之。迨順治三年。山左再開省闈。實為丙戌。韓果舉於鄉。及戌。始成進士。其信而有徵。皆此類。自推命數年七十當死。但不至藥裏糾纏。牀蓐淹頓。差異世人耳。歲在辛卯年。數通符。老妻借春鄰家。先生閉門獨坐。及啟扉。先生死矣。先生詩最富。所著五行之書。亦數種。鏤版行世者。惟投老吟一卷。斗數九辨一冊而已。

見張貞文集

王次泉

世祖章皇帝討平僭逆。撫有九有。惟天命既去於有明。喪厥師。凡陵寢所在。敕護視如故。尤哀懷宗之志。而憫其亡也。嘗祭於其陵。而為文以告之。于時民間始稍稍言懷宗梓宮在殯時事。初闖賊之禍。帝后既崩。以車一乘。載以出東門外。棺以柳木。置道旁。久之。偽符下昌平。令葬。而不給於見錢。時皆偽官。無有為意者。于是有十人者。痛哭。相與出家財。啟懷宗妃田氏之墓。以葬。既塋。復痛哭。各散去。十人者。既不自言於官。而世亦無有跡之者。康熙十有四年。有王生敬者。狀其父之行曰。方偽符下。

州州藏無一錢請於府。府若弗知也。復下之州。州官吏益怠。吾父聞則日夜泣。倡九人者各傾其資產得錢三百有五十千。為請於官。迎梓宮而合之于妃墓。凡舂鍤斤復之事。吾父無不親也。又曰。墓中有殿翼然者。二。後殿則妃棺在焉。梓宮既下。帝居。中后居左。而易妃其右。梓宮無槨。以妃之槨承之。后與妃竟不及槨也。于是始知十人者有王君。而其九人則生亦忘之矣。王君諱政行。號次泉。世居昌平之福會里。祖父皆業農。不仕。君當崇禎末。官守備。顧瞻天下。慨然曰。非我所能也。遂棄官歸。居鄉。樂善好施。自甲申後。益自屏跡。然聞人窮急。輒救助之。歲饑。全活人無算。嗚呼。如君之行。皆可書也。見韓美有懷堂集

顧繩詒

明仁壽令顧公。諱繩詒。字敬承。故大司馬少保公。諱其志之仲子也。崇禎庚午舉鄉薦。是科得人最盛。榜首楊公廷樞。外如張公溥。陳公子龍。鄭公敷教。盛公王贊。諸賢皆宿負譽望。時論翕然。一日大會於虎邱。諸賢畢集。言論風采。各各自得。酒酣。楊公離席起。大聲揚解而言曰。吾兄弟中有能為方正學。楊椒山其人者。卒此爵。楊公蓋自謂。眾亦共目之。顧公應聲起。端拱趨出。曰。小弟能為。引爵一飲而盡。一坐大驚。公生平宜

弟多智。詆諧滑稽。嘗一言傾其坐。人人皆解頤。指之曰。此後物。非龍逢比干也。及崇禎末。公官成都之仁壽令。獻賊破蜀。據會城。以公循吏得民心。因遣人招公。公慷慨指天。誓不辱。即馳馬入學宮。縊而死。嗚呼。公之言讐矣。此甲申七月事也。見徐枋居易堂集。

傅鼎卿

臨朐傅國。字鼎卿。第後授通許令。有善政。升部郎。督餉遼左。不如法。削籍歸。築室亂山中。置書萬卷。自號雲黃山人。以石為門。鐫雲黃山人。自序文其上。望之如阡墓間。綽楔云。內置一樓。顏曰疑道。以木為複道。直通寢室。外築土為牆垣。僅與眉齊。每卷和出遊。必朱衣進賢冠。肩輿撤去。襜帷。其女先適平嘉張氏。貧不能具嫁裝。乃迎歸。大為治簪珥衣服。具鼓樂。擇吉日。令其婿復行親迎禮。其任誕多類此。見安致遠安靜子集。

吳野翁

吳野翁。名光。字與巖。江南武進人。自為野翁傳以見志。其略云。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記。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胸中自謂有邱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為人少可而多怪。落落然。寡所諧於世。然又平易近人。雖樵夫牧豎。相對歡然。未嘗有忤於物。少讀書。每厭章句。得古人大意。便爾欣然。晚年。一切度置高閣。編茅插籬於中田。

桑柘之間。十畝閑閑。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間世。亦不復知有人間世。人或謂翁胼胝之業。田家亦以此為苦。而翁獨甘之。無乃不近人情乎。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為疲也。作苦之餘。把壺自傾。舉杯邀月。不覺歌呼嗚嗚。而翁從未嘗以詩酒問世。世亦未嘗以詩酒多翁。翁所最適意者。荆扉晝掩。閉居靜坐。曰。吾於今日。猶能置身羲皇以上。標枝野鹿。庶幾未遠。翁自號曰野翁。人亦因而稱之曰野翁野翁云。見李容二曲集。

陸周明

陸周明。名字燭。鄞縣人也。少與錢司馬肅樂讀書。慷慨有大志。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惟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及卒。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奉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為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游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

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墜地。周明。明山。已據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稠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至是而春明始瘞之。見黃宗義南雷文約

雲夢山人

雲夢山人孫斯億。字兆孺。華容人也。生而慧且美。未韶。以疹眇。七歲能賦詩。年十四。補弟子員。聲稱藉甚。久之。上書督學。棄巾襪。冠垂陽巾。渡江如淮。覽京口三山。歷姑蘇。汎錢塘。徘徊會稽。天目之間。返憇金陵。歷豫章。再遊京師。日與世外人交。不袖一刺。還訪鹿門。登麥山。南謁衡岳。東入郢。北游蘇門。百泉。嵩高。所至徧覽名勝。慷慨懷古。長嘯高歌。時人莫之測也。於時若王元美。汪伯玉。諸公。靡不倒屣延致。山人山人傲然無所屈。意有所適。往往不謝去。浪游數十年。未嘗以私干人。山人曰。吾五十年來。雙履所履。天下郡國十之五。所探名山水十之七。所交賢豪大夫士十之九。今其休乎。遂歸里。入元石山中。頽然自放。以終。遠近問字之士。日無虛席。天下無不知。咸稱雲夢山人。山人殆古詩人之狂者也。見履首昇瀨國詩文集

申子純

申氏自按察公天益以下。世有文筆。子純者。按察之孫也。甫周晬。母顧病歿。子純啜
啜悲啼。人以為嬰兒訣。然及臨殯。號泣不休。始知其為孺子慕也。父異之。乃名之曰
孝。十六歲。補博士弟子。父嘗病癰。幾殆。子純朝夕吮其毒。穢惡之氣。浸淫臟腑間。遂
悶絕。恍惚至。上帝所。帝曰。以汝孝。特主汝父。賜之青水。乃蹶然醒。嘔出毒涎數升。許
父喜曰。吾名爾孝。不虛矣。見朱長孺愚庵小集

竇成

竇成蜀人。桐城守將廖應登之小卒也。應登以川兵三千防桐。崇禎辛巳。流賊張獻
忠盤居六皖山中。數出攻破城邑。惟桐城不下。賊攻之益急。應登輕騎出。請救於廬
州道。出舒城。方解鞍飯。賊騎突至。劫之去。因挾還桐城。使誘降。是時桐城受圍久。糧
且盡。守者皆倦。有異心。賊知之。命應登擇卒中能言者。為營中素信者。使招諭城兵。廖
舉成。成許之。賊夾以精兵二人。加利刀其頸。迫至城下。成給曰。曷稍寬我。使守城兵
得見我面。我好與語。既見城上兵。大呼曰。我竇成也。主將為賊劫回。逼我招汝等降。
幸堅守城。勿生異志。賊中其苦。西門掘地道穿城。今掘皆遇石。不能穿。且糧盡。大藥
盡。賊本無多。餘皆烏合。無能為也。城中宜速請救兵。我拚死報汝城中人知。賊急以

利刃破其腦。且破且號。至死號不絕。城上人望見之。皆焚香叩首。守城官亦望而拜。迄斬割既盡。乃止。相與哭泣設主。即日建祠祀之。賊旋解圍去。見錢登之田間文集。

陳朗生

陳朗生名昉。樞陽人。孕十四月而生。少負奇氣。岸傲習舉子業。非其好也。既試有司。不得志。益務博覽。飲酒自適意。於詩好李長吉。徐文長。於文喜李卓吾諸書。然亦隨其意興涉獵而已。不竟讀也。喜為詩。多自撰造。不入常格。宅故倚山。山石磽确。塊然壓宅而踞其左。君殺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塊然者悉破除。鏟平。半壁削立。因其方廣。構軒曰石舫。內供魯仲連。李太白。元次山。黃山谷。王文成。五先生。山谷則相傳宅後山為其讀書臺。要無所據。其四先生出處學術。固不同。不知君何取而合供之一室也。自石舫循半壁上有屋如巢。曰舫閣。閣中見江及江南諸山色焉。閣後為浣齋。以課子。而江以益廣。山以益近。君每憑檻顧望。而大樂之。而君之家以鑿矣。顧好客。客益盛。時時置酒石舫。召妓佐客觴。流連日夕。皆鬻產稱貸為之。以是益貧。崇禎壬午秋。流寇奄至。君方飲於下市。酒酣。或告曰。賊至矣。則大罵。賊至。始奔回。家人業已避賊先去。君被執。至義津橋。使負擔。不勝。砍之。仆地死。猶背刺十四創。砍未殊。賊去。

復甦。自顧頸血滿地成塊。撮而啖之。後賊至。佯死。有二小賊見之。曰。此血黑。冤血也。又視之。曰。陳先生也。試喚之。若能效。猶可以活。因連喚陳先生。君微效。喜曰。可救矣。為合其頸。取汗污氈帽燒灰傅之。上下縛定。扶起。捧其首。掖以行。行至楊老媪家。以所掠替珥絲系雜物給之。屬其善視陳先生也。媪視惟謹。已稍愈。昇歸。卒不知二小賊為誰氏子。既至家。故居盡燬。瓦礫滿地。即其地。遽廬卧焉。是時賊去。諸子避賊返。朝夕不給。孺人出行。及於水際。得金數錠。以歸。皆黝色。似甫出土者。君叱之。問所從來。具以告。命諸子隨孺人俱往。復得若干。於是諸子於瓦礫中。括鼎炊餅。日鬻錢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醫藥調治。創漸合。平復如常。噫嘻。君死而不死。乃重活四十餘年。更於廢址。次第結構。稍復舊觀。斯以異矣。人謂君性怪癖。故遭奇禍。其死而不死。則以君平生熱腸好施。得報也。君嘗見有人被誣為賊者。其人實非賊。須賣婦償所失。乃得免。君慨然解囊。如其數償之。婦得不去。同里生負博錢。謬以他故告急于君。君方鬻產餘三十金。即持付之。皖人范生。於通市過穰時犯禁。為市人裸擊幾斃。君以歸。為衣襦食飲之事。解乃令去。其急人難如此。然君非有心要人感激。值其血性偶動。則為之。亦不常為也。樞陽故有上下市橋以通。相傳橋有怪。日落輒出魅人。君嘗飲

下市大醉。夜半逃席歸叩門。家人見其獨返。大驚問之。曰。一老人提燭送我來。徧覓無有。是時市門已閉久矣。又有請札於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曰。陳朗生過門。是人狂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卧。鄰人請札。仙至。自書姓名。則陳朗生也。由此觀之。君不畏鬼神。乃為鬼神所畏。又復遊戲鬼神之間。豈非狂者哉。晚年貧益甚。諸子養必以酒。得酒瓶。挂樹枝上。往來過其下。輒就樹飲。醉拾敗葉破瓷片。書所得句。吟數過。棄去。以為常。改革後。禿頂服古衣冠。久之冠服敝甚。白髮鬢髮。望見相識。即引去。紙窗壁。上徧書為天下真道。遙叟。得世間大自在人。袁中郎詩句也。死年八十一。臨終自為墓志。只數語云。平生所嗜。山水詩酒。風月閒靜而已。治亂何有哉。又自為石舫喪制。識子孫不得用世俗禮。觀書銘旌。題為閒翁石舫老人之柩。見錢澄之田間文集。

劉泰齋

劉蒼直字宜之。號泰齋。皖之潛山人。故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國變。公遊跡浣花庵。雜染為僧。賊物色得之。繫至營。會賊敗。倉皇西奔。遂得逸。改革後歸皖。故與公同語者。多列當道。交相薦辟。皆不就。謝以詩曰。山僧久卸朝天路。只整威儀拜法王。自足閉門却掃。絕跡不入城。市作不入城。說託詞於老貧病。不欲以高尚為名也。室如

斗大。客至促膝而坐。僅一僮。畫謀生於市。則自擊茶進客。終歲不窺門。門外委土成培塿。高數尺許。送客出。則相與携手一至其上。以是為登眺云。自為靜室銘曰。六尺地。半間屋。靜則有餘。動則不足。木為鋪。尊為幕。冬無其寒。夏無其燠。常冥心時閉目。不出戶庭。直游造物。皆實錄也。見錢澄之田間文集。

周光綬

崇禎十年丁丑。永新周孝子以刲股死。邑侯閔公命諸生採事實以聞。諸生具狀上言。孝子名光綬。字弱生。為邑博士弟子。幼有至性。父宏謨。負才以老。抑鬱善怒。筆楚或非其過。綬怡然不敢對。父寢疾。決年。綬晝夜調藥餌。坐卧牀側。再拜向醫者乞方。醫知其不治。諺曰。人肉可療也。綬信為然。刲股肉。熟而獻之。負痛傷筋。憊甚。覆於別室。父急呼。綬兒安在。綬恐傷父心。聞命踴躍。跋而來。血淋漓不止。頃之。父病篤。綬憂痛不能起。遂先其父三日死。當刲股時。父初不知為子肉。食之頗快。綬喜。復刲其左臂。家人覺。爭奪其刀。竟以此為憾云。見賀詒孫水田居士集。

髯俠

髯俠者。武昌舟子。不告人鄉里姓名。髯長尺許。分五鬕甚美。人呼為美髯翁。公目光

如炬獨操一舟。往來吳越間。崇禎時。楚黃陳大巖者。有文名。訪友於金陵。賃得髯舟。見髯貌怪之。既登舟。鼓棹如飛。暮宿。見水牛十餘頭浴於江。妨泊處。髯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披鼠鼯。數擲而盡。其行止隨地。不擇地而泊。每至孤洲荒嶼。急難迅流。留連而止。大巖患之。髯曰。吾舟所至。海倭所不敢犯。陽侯所不能怒也。君何怯焉。每過壇廟。輒詬責鬼神。叱咤不休。忽大巖見舟尾幔內。有二女郎。嫺雅似士族子。益怪之。而未敢言。一日。晚起遙望。風吹酒帘。有惠泉字。顧謂髯而能為我市酒乎。髯曰。諾。即索百錢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人。胡從髯游。髯何人耶。試私語我。我能脫汝。女泣然曰。妾杭人。從父宦於粵西。及歸。舟次湘潭。盜夜劫舟。殺妾父母一家十人。投於江。欲掠妾去。俄頃。髯從他舟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乃為汝殺盜者。今汝父母讐已報。吾將訪汝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為汝擇佳婿。吾義不污汝。勿怖吾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獨宿蓬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回五人相與入蛟宮探虎穴。得虎蛟肉為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知所語云何。但見哭笑無端。或登山而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復大哭。妾不知為何如人也。語畢。髯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吾有目不識異人。遂相與共飲。飲酣。髯

曰萍水相逢一言為驗可乎。君雖有文無科甲相。無子以兄子為嗣。兄子亦無祿也。大巖拜祈曰。貴賤命也。得一子承祧。窮約所甘心焉。髯曰。無能為也。忽蹶然起曰。君有子矣。吾舟處女有福相。知君喪偶。可配為繼室。此女當生五男。以君相孤。止得一男。今日良吉。吾為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卺成禮。悉以前盜所劫千金歸焉。大巖既婚。思歸。髯一人自挽舟送。至九江縣。辭曰。天下將大亂。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巖夫婦牽袂苦送之。不可。絕袂覆舟而去。不知所之。其後大巖所嗣。子果大。所娶舟中文。果產五男。前四子殤。惟季子存。見賀詒孫水田居士集

雪裘

僧雪裘不知何方人。亦不自言姓名。國變後。所過題壁。稱雪裘子。遂呼之為雪裘。雪裘不誦經。不持戒。瓢笠蕭然。獨行踽踽。於江楚閩越間。意氣豪上。詆諧笑傲。旁若無人。有贈以錢布者。盡以沽酒。飲必極醉。醉必大罵。罵已。必撫胸慟哭。所寓多在村市。與近市儒生樽酒談文。終日不倦。及拂其枕席。則皆淚痕也。好為七言詩。搜奇抉奧。好用險韻僻事。見者驚為秘獲。而雪裘全不經意。醉後走筆。頃刻數十首。有如宿構。所遊之地。詩必盈囊。臨去。則捲為大束。以付酒家。曰。與爾覆瓿。其詩不知所感何事。

所指何人。但見其悲酸沈痛。如猩啼如猿號。如怒濤崩石。如淒風慘雨。知為英雄失路。無可奈何之詞也。至雲陽訪劉安于於舊宦某中丞家。值其秉飲。安于挽之共飲。巨觥屢進。竟不與主人交一言。酒罷。忽指堂上所懸壽軸。熟視主人曰。誰搆此文。安以忠孝許君。君亦儼然。妄受。頗何厚也。主人以安于故。忍怒佯笑曰。長老醉矣。遂辭去。入益陽。抵郭天門先生家。先生一見。即抱頭共哭。促膝細語。語罷。相持又哭。留連三月。贈以金。令遊衡岳。下武當。自是江楚間。無復雪表杖履矣。郭氏子弟。問郭先生。雪表何人。先生默不應。再問。強答曰。雲間陳卧子。其故友也。吳人戴翁。客永新。自言識雪表。揚州興化人。姓李名仕。魁宗禎。壬午舉人。魯王監國時。受翰林院官。見賀賂孫水田居士集

吳錫庵

吳錫庵名瑛。字滌元。歙人也。與伯兄珍魯。俱太學生。席產豐。顧風雅。擅文學。多購古書畫。唐宋以來名蹟。及商周秦漢彝鼎尊。區圭璧之屬。兄弟鑒賞。簞豆之間。雖鼎革之際。燕如也。己亥寇亂。伯珍魯罹于難。先是族有無賴子。罵獷負勇力。號千觔者。嘗有憾于伯。陰附寇。寇至。村里咸空舍以避。君趣伯避。伯謂烏合。尋撲滅耳。而意殊戀戀。書畫器玩。不能舍。虜君携其孥以行。而身自守廬。不虞千觔之搆於賊也。至則盡

掠室中。毀器玩。殺伯。焚其廬而去。君號哭返。乃殯伯灰燼中。訴之有司。誓必報。及賊平。千觔逸去。君乃衣短衣。躡屨重爾。偕一二邏卒。徧大江南北。不得。乃北濟河。憔悴旁皇。面無人色。有識之者。憐之。告曰。爾仇在沘陽。君則趨沘陽。遇族子尚木。尚木者。幼為伯所厚。知仇所在。憤曰。我願執兵以陪。顧夫夫勇。不易繫也。君曰。奈何。曰。有六人可與俱。六人者。嘗因亂殺人。亡命江淮間。為駟俠。予習之。於是相與見六人。而告之。故六人弗許。君出囊中金。人昇之五十。泣以請。六人曰。譬弋馬。吾羅之。汝繳之。譬獵焉。吾穿之。汝牲之。六人者。乃佯謁千觔。與納交。千觔不疑也。一日。六人飲千觔酒。酒酣。猝起來之。千觔驚而仆。急抽刀韞中。弗及。猶踞蹠人。六人者。繩縛之。以授君。竟去弗顧。君告沘陽令。請繫之獄。沘陽令曰。仇耶。寇耶。徽之人。吾何越俎焉。君怒。尚木謂曰。不早自決。徒生得失耳。何怒為。遂夜半手利刃。凡所以戕伯狀。悉償之。焚香酌酒。呼凡魂。而哭告成事。千觔垂死。臂縛皆裂。見吳肅公街南文集。

汪胤

汪胤。錢塘人。字魏美。初為諸生。試輒高等。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禎己卯舉人。未聘。掃里

富人欲女。以千金。濕不許。而錢太守以文字之。既成禮。濕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姻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乙酉。濕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濕私為文祭之。一慟幾絕。內嫻欲彊。濕試禮部。出千金。視濕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受此金也。當事或刻俸金為濕壽。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白金拒弗許。自是嘗出游。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徙孤山。之巨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游。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濕病痰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命子林蓮具紙筆。自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塗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見魏禧叔子集

清 曲園居士纂

俞節孝

俞塞字吾體。號無患。婺源人。性孝友。好讀書。遇有得。顧影獨笑。坐達旦。忘寐。肌膚柴立。嘗曰。使我為伊周。難為孔顏。易。或疑且怪。塞曰。士不得志。必不能為伊周。我欲為孔顏。孔顏即吾心。孰能禦之。又曰。士不知命。日趨利避害。惑也。塞往年將之邑。計里索少錢。具饗餐。甫出門。遇道上餓夫。輒捐索予之。已念我餓若何。未幾渴就泉飲。掬水見遺金一銖。撮視之。適如鄉予餓夫數。塞於是得不餓。比歸。念古不拾遺金。復出友贈塞者。如數置泉側。聞者嗤塞迂。塞自信益堅。平居見理明。持論峻。方避亂信州。邂逅楚別山同敬。與塞語。奇之。同敬故江陵相國裔孫也。一日問塞。先相國本末。具在。若史氏深文何。塞曰。世詆相國姦。過也。塞以為權相耳。然權之去姦。間不容髮。惜當日不勉為賢相。貽世口實耳。同敬默不應。居白下。窘甚。會巨猾屬所親。操書幣。請塞為子弟授經。歲致脯資百金。塞目攝所親曰。若豈能以金餌俞子哉。卻不報。適妄人蜚書。整塞。有友謂塞曰。是非至今日淆亂久。奈何以口舌爭。脂韋弭謗可也。塞裂

皆曰子誤矣。是非不明。故爭。爭而後。是非始明。不然。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皆亂世。非治世也。塞不意子獲罪。仲尼深也。友人慚沮退。塞少工。戈法小楷。草書頡頏。鍾王揮毫立就。以善病。涉覽岐黃家言。輯醫易。自謂不研易理。不能精醫。決諸症。治奇中。儕輩雖侈稱其能。非所好也。塞以古大儒自任。恥章句學。天假之年。馴致曾閔無難。不幸年五十死。葬長干破山之南。為勒其碑曰。故處士俞塞吾體之墓。同學私謚曰節孝先生。見張自烈文集

邱維屏

魏叔子邱維屏傳云。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八禧之姊壻也。父如泰。直諒好學。與先徵君為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噉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問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亦終無一言也。為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為吾黨所推。性靜嘿。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為村老。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媿媿。

不倦。至爭辯事理。輒高聲氣湧。面發赤。領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辯時文體制。及繼續者。必為之子。至坐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為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所居室。若斗大。牀竈。雞鼠雜陳。衣破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致。精舍。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奉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所著易勸說易數歷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為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稿。隨手散漫。或為鼠噬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予嘗謂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甲申後。棄諸生服。隱翠微山中。死年六十六。見魏禧子集

鉅庵

吳門楓江之市。有君子焉。人皆稱曰鉅庵。或曰守口如鉅。取謹言之義。或曰鉅窄口。而廣腹。善容物者也。鉅庵幼失怙。廢學。長自力於學。好文墨士。於賢人隱君子。尤尊敬之。朋友之窮老無所歸者。曰於我乎。養生送死。於是士君子皆賢鉅庵。嘗儼小舟。

問舟子曰。幾何錢。曰。若干。鉞庵曰。米貴甚。如是。汝安得自活。乃增其直。故負販人亦曰。鉞庵。盛德長者。鉞庵年六十。家人將觴客。鉞菴曰。吾將歸故鄉。以是費為祖宗祠墓費。吾六十善病。不於此時一拜先隴。更何待耶。於是去倡建始祖祠。修五世以上墓。拜故舊之隴。而酌之。不令其子孫知。事竣。力疾游黃山。而後返。識鉞庵者曰。鉞庵姓吳。名傳鼎。禹存其字。或曰。雨岑。蓋徽之休甯人。見魏禧叔子集。

顧耕石

顧柔謙。字剛中。居蘇州之常熟縣。父龍章。府學生。早卒。家難蠶起。先世所遺資產園林書畫好玩具。以至祠墓之木。皆盡。君幼。嘗同兄出門游。有數人擁之行。行乃擗墮大澤中。母忽心動。急呼老僕往跡之。得俱不死。補弟子員。值甲申之變。君哀憤往往形詩歌。讀者悲之。君二子。長祖禹。次安世。祖禹亦棄舉子業。日侍君卧起。見君常閉門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頭寬譬。君乃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跪應曰。能。汝能以身為機上肉。不思報復乎。祖禹復應曰。能。君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耳。遂更名隱。字耕石。署其室曰。伐檀。常中夜蹴祖禹起曰。汝他日得志。如舊怨何。祖禹曰。每憶幼時。祖母抱兒置膝上。為言家難。及墮大澤中事。祖禹不敢忘。君曰。嘻。汝何

見之隘。吾家數傳以來頗盈盛。以汝祖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彼何尤。且彼敗我家者。曾有勝我乎。吾苟有九。猶當衣食而覆被之。慎無以前事為念。且夫同室之中。甯彼以非禮來。吾不可以非禮報。汝謹識之。祖禹博學善著書。甯都魏禧。客吳門。見方輿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見魏禧叔子集。

趙希乾

趙希乾。字仲易。南豐河東人。幼孤。依其大母。母皆嫠婦。希乾殊有篤愛。家人嘗觀優為劇。見安安事。即用呼希乾。希乾由是小字安安。既娶婦。以不能事其姑。出之。年十七。希乾母病瘧。希乾念父之死於瘧也。心甚惶惑。詣日者卜之。日者遽矚希乾而嘻曰。危矣。剖心其可瘳乎。聞者皆怪。日者語何決至此。希乾心識。日者言。歸齋沐浴。中夜起。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即取刀坐牀上。割其胸肉置几間。而是時天大風起。衝其門。希乾輒驚。為家人知之。頃之無有。希乾竊捫其心。不可得。更反刀刺其胸。腸大出。心終無所取。無何。引刀斷腸數寸。內其餘。裂絮稍窒其穴。呼弟妹起。令取几上肉并腸。煮進其母。是時天既明。其仲父出見。以為希乾割股也。顧希乾血出處。悶絕於牀。乃大呼。謂希乾死矣。久之而甦。比創合。希乾竟無恙。予怪希乾腸

文

已斷不復屬。而嗽飲如恒人。求觀其胸下腸。截竹一筒置腹間。筒腰鼻皆有帶。懸繫於頸及背。承所出腸。筒既解。而腸端溼濡濡下。如是不死。死洵不以刀刃哉。

見邱維屏邦士

彭實

彭實字茗柯。狀貌古樸如愚。平生少喜愠色。對人終日非問不答。祖志尹。厄於場屋。嘗三副鄉元。卒困窮以死。父兄力學。亦並不見於當時。以此遂絕意。不令實就學。故生平未嘗從師受書。未嘗應童子試。家多藏書。私竊學焉。然資質過人。好學。通五經。博覽羣書。一遍成誦。不遺一字。如洪武正韻箋。字彙小注。亦能誦其八九。邑貴胄子弟。各執一經問業。皆析義滿懷而止。為文章。極簡潔秀逸。雖小品題。其轉運結構。游戲滑稽處。無一不從子長韓歐中來。以自成其為古人之文。詩自漢魏至唐宋。皆得其意。而未嘗專學。家貧。拙於治生。年三十未娶。親友斂資贖贈。始得贅黃溪龍舌村。廖氏外舅予硯田五十畝。因學稼。有學稼詩。歲儉賦煩。不免凍餒。稍教授童子。取糈自給。不足則結網罟為業。有為罟詩。一襪著十年。既破不能再製。有赤腳詩。

見彭任文集

孝烈張公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即公次清憲次清采皆業儒清采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八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寨公力勸父避塞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報父起父瞋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公抱父痛幾墮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窖中昇棺具衣冠以斂賊將至滿趨公去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澗中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於是蹲伏梁隅超藝匿廁舍賊擁入大索不得欲開棺滿奉茶叩頭乞免賊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僕尚知禮一賊抽刀進逼其喉曰出汝主貨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從廁旁躍出泣求代伏公背賊舉刀斫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帚清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主屍長號不食死

見王猷定四照堂集

李一足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啟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為諸生。貧甚。稱貸於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銜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梃為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日扶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為令於兗。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逃避。為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鑄其梃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甚少。居民數百戶。皆蠻籍。風土淳樸。喜文。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盡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繇遼西

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為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鄆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峡。游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汗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大羹也。兄書已得。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塗。短褐敝屣。須髮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為。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言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槎伫立觀水。若有思者。見王獻定四照堂集。

白衣先生

新安有隱君子。曰吳浩然。諱道。配休甯臨溪人也。當明社變革之際。徽郡烽燧四起。鄉先輩正希金公。既以孤臣誓死。而閭里豪猾鱗集。先生知其勢必終潰。與其玉石

俱焚不若潔身遁世。乃至虞山家焉。自是身被白衣。雖至市衢。未嘗變服。素不喜酒。後忽嗜之。飲輒醉。醉輒哭。識者悲其隱衷。非酒狂也。先生湛深經學。尤留心於世務。當明之季。慷慨然有所為。既以易代隱居。遂絕口不言時事。門弟子問業者。趾相錯。惟與講說經義。若及帖括體。睥睨不屑也。先生行既高。邑中遂以白衣先生稱之。識其名者。往往為之格邪悔過。謂鄭康成王彥方復出也。有司欲舉鄉飲賓。先生固卻。乃上臨歿戒勿立墓碣。以許平仲識得葬處之語為取。先生介然特立之志。信可表白於後世矣。見彭定求南畝文集。

殷岳

殷岳字伯巖。先世自山西遷鷄澤。父太白。仕至陝西按察副使。楊嗣昌誣以違令。當坐法。而副使以病卒。先生再疏為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遁居西山。與弟淵討賊。事洩。淵被執。不屈死。永年申涵元素與先生為友。留城中。聞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脫。先生於難。遂渡江。同游吳越。逾年乃還。吏部按籍。除先生知睢甯縣事。布袍皂帽。騎驢至官舍。為政持大體。治聲甚著。涵先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大請上官。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

于郊先生亟以朝參衣畫與之仍布袍皂帽還里所居鄉曰小砦草屋三間與涵光晨夕唱和甚樂也讀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說尤力知睢甯日有僧用鐵釘木室坐其內募金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佛像於中而孔子末坐先生過之恚甚鬻所有田改塑孔子於中俾釋迦隅坐偃僂若奉教狀既成為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產雖破意欣然自得

見朱
奕尊

曝書
亭集

戴山人

潘耒戴南枝傳云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酉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咏能作徑寸八分書先師徐侯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欲自營塋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為君求之先師沒僅一瘞婦一孤孫饘粥不繼謀葬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某業為侯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徧歷諸村舟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間寒暑經年乃得地於鄞

尉之西真如塢。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未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未有黃廬之游。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貨稍稍集。又相旁地富買者。并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未遠遊歸。驚喜過望。既得地。則葬費猶易舉。未於是力任之。親故間有助者。而先師竟葬矣。山人非有葭草之親。登筮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豈非天下之高義哉。見潘耒遂初堂集

費大受

費孝子名大受。字任宇。世居吳江西操里。父九湖。母陳氏。甲申乙酉間。盜寇竄起。盜入人家。輒執其主。加楚毒焉。以求貨。或縛去。施酷刑。要重賂。乃免。賊至西操。孝子扶其父母以避。而父老憊。為賊所得。孝子匿其母。而奮身詣賊曰。此吾父也。老不任事。請釋之。而以我代。賊不聽。劫其父。求藏金。父無以應。將兵之。孝子以身蔽父。賊怒。將刃孝子。孝子延頸受刃。賊脅之數四。終不捨父。賊亦感動曰。真孝子也。難得。難得。併其父免之。後十餘年。邑令霍勳。以綽楔旌其門。將白之上官。聞於朝。孝子堅讓乃已。

馬羽長

馬鳳毛字羽長。世為揚州如皋人。前朝正德初年。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馬繼祖以忤劉瑾致仕。直聲震天下。先生其五世孫也。高祖孝廉公紳。祖進士公洛。復相繼以顯。德馬一族。幾幾乎甲天下。德馬者。始御史公同朝三馬。時有德馬駿馬惡馬之謠。德馬則公也。先生才氣。盡涌頃刻。數千言。周秦兩漢六朝唐宋諸書。靡所不蒐習。所為文。世或往往不解。應小試。輒蹶。嘗扼腕大言曰。大丈夫讀書慕義。以名公卿子孫。熟識古今盛衰成敗本末。何必起而為吏乎。生不為將相。得以布衣然諾。為里閭所恃。是亦足矣。四方賓客。如吳門金申之。鹽官陳則梁。俱稱莫逆交。他若丹青繪畫。方外伎藝諸人。絡繹而歸之者。不絕也。性喜潔。蕭然一室。度數百卷書。日吟哦其中。審歌曲。解聲伎。歌兒舞女。一曲入微。手按其分寸。酒闌月落。猶流連其音拍而不自已。城外十五里。有一別業。曰新莊。四面花木楚楚。日焚香。啜茗於其中。泊如也。年六十有六卒。卒之前一日。語其子世芑。世芬。曰。吾生平讀書數萬卷。今死矣。他無所愛者。其以杜子美詩六本。李義山詩二本。而殉我焉。從之。

見陳維崧
湖海樓集

邵山人

邵山人名潛字潛夫揚之通州人也生即聰敏異常兒顧授以經生家言則恚甚不肯讀或授詩賦古文辭則大喜晝夜疾讀不輟閒操筆為之則大工山人雖名家子孫然家實貧性又不善治生產婦里中小家子也庸奴其夫日求去婦既去山人貧益甚拾橡劉薦以自給性下急與人語稍抵牾輒謾罵食物多禁忌閒會食食器中有非山人所素食者輒叱去不顧也里中兒爭匿笑之山人亦不樂居里中則去而客游居南中為李本甯先生上客之梁溪則鄒彥吉先生客之來吳中而與王百穀稱登談詩一晝夜也客久不得志閒一歸通州而屬有世變里門蕩析則轉徙於臯之委巷中山人既無婦老又無子僅覓一里媪給哺食室中止度書數十卷門無牡戶無虞虜或瞰之則繩縛其樞耳生平纍數十金貸諸胃脯灑削家息子母錢以餬口或給之卒不償一錢者縣令嘗餽以金一夕為小偷胠篋去立盡山人悵且恨與客語輒詬罵不絕云山人於周秦兩漢六朝書無不習尤善者文選詩則工五言古詩精籀篆善八分書最攻字學點畫不少舛者書數十萬言多為人取去殘失過半已刻者州乘資失儷志邵山人詩集

見陳維崧湖海樓集

吳湛字濟明一字又艸。又嘗自謂匣吟子。陽羨人也。自祖父來業農。有兄四人。皆農家者。流獨湛幼即穎慧。年十八。應邑侯校。奇之。置第一。遂補博士弟子員。家居食貧。久鬱鬱不自樂。則從其族子禮部主事吳貞啟游於粵。東粵多佳山水。一時名士如黎孝廉遂球。陳公子喬生。梁孝廉枯達。羅孝廉大賓。無不與訂莫逆交。暇則狎遊虛巖間。摘其風土人物。幽麗可喜者。錄為粵遊日記。自粵歸。遣甲申之變。上書臺使者。棄其諸生。而與里中任元祥。吳帝賚。諸人隱於詩酒間。自吾黨一二人外。希識其面。燕坐一室。時見其讀王陽明龍溪兩先生書。或與之談。乾竺家言。則津津不置。又好言丹鉛黃白之術。語多蟬連不可曉。然卒以死。年三十八。見陳維崧湖海樓集。

馬雲翎

馬昫字雲翎。文肅公之孫也。君就外傳。方課以識字。頗有自解其義者。不知其所由得也。稍長。喜為詩。詩類李長吉。而多為餐霞御風之言。嘗夜漏下三十刻不寐。卧得詩五十章。旦起疾書。題曰鶴上謠。蓋古小游仙之類也。吳大司馬留村為縣令。知君才。拔以冠軍。每高會賦詩。必速君於坐。以誇賓客。嘗曰。吾令無所得。獨得一才子於忠臣之門。至今言之。輒自喜也。壬子舉江甯鄉試。兩試禮部。不第。當在都。有欲致君

門下者。使人微諷意。君謝之。作靜女吟。以自寫。好陰行善。凡饑粟而寒帛。疾與藥。而死給之棺。下及鳥獸蟲魚。歲所縱放。不可勝數。乃至白死獄之。非其罪。與活道殣之。未殊死者。其事至今多在人口。靈巖毅菴禪師一見君。燥然曰。噫。此吾二十年前同參某師也。師臨寂。自言當生此世。且必在江南數百里忠臣孝子之家。吾心識其言。冀一遇之久矣。乃今見君。舉止性情皆類。君亦忽忽不自以為非也。後卒依毅菴禪師於邑之柏城菴。得領悟。及病。一夕索筆書曰。刀斫虛空。于吾何有。十里桃花。千溪楊柳。遂卒。年三十。見嚴繩孫漁文集。

曲園居士曰。此傳所云文肅公。乃馬公世奇也。以左庶子死甲申之難。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本朝賜諡文肅。

雪灘頭陀

雪灘頭陀者。東吳文學。顧有孝茂倫也。生而長身玉立。秀出人表。自少游於陳大樽先生之門。為諸生。有聲。申酉之交。焚棄儒衣冠。與山陬海澨之客相往來。然意氣甚豪。擣痛博籥。窮日夜不休。用是業益困。而茂倫固夷然不屑也。嘗竊慨於唐人之詩。選者承謠踵繆。千百年來。未能洗剔。為之揚榷論次。擇其真實者。命之曰唐詩英華。

拈據新舊唐書以及紀事藝文志。人自為傳。臚而陳之。虞山宗伯稱其不立阡陌。不樹籬棘。分曹迭奏。秦煥然。復見唐人面目。書成。凡扶餘日出之國。無不爭購。於是茂倫詩名及於海外。然其自為詩。每於慎不苟作。遇有分題擊鉢者。恒終日不成一字。而閒出片語。必雋永。傾其坐人。人以是益推服之。至其訂證經史。左圖右史。丹黃錯互。必窮究根柢。不泛泛為漁獵故事。故名益大起。四方之士。有過松陵者。必停橈問茂倫起居。而茂倫家故貧。或不能治鮭菜。必具脫粟。與之對飯。客每欣然一飽而去。間有留者。嘗至下榻。經旬。雖甕無宿春。而歡笑宴如。人有窮孟嘗之目。其郵筒往返。所得投贈之作。悉登梨棗。如所謂驪珠歲郵諸集。往往不甚持擇。世或以是訾議茂倫。而要非茂倫志之所在也。晚而鬚鬢蒼然。長眉皓齒。幅巾布袍。儼如圖畫。經生執業者。日益進。挾摘字句。搜討典故之餘。必為之追話前輩風流逸事。令人聽之。娓娓不倦。先自號雪灘釣叟。雪灘故在垂虹亭畔。為少伯浮家。天隨泛宅之鄉。海內同人。賦雪灘釣叟歌以贈者。盈數十百首。其臨歿也。夢陳大樽先生招之。語頗近怪。不足傳。自為遺令。屬門生勿擬私諡。親友勿作祭文。并令諸子以頭陀殮。因更號雪灘頭陀。

見徐鉉南
州草堂集。

吳癯鶴

癯鶴先生名亮思字幼容。姓吳氏。廣濟東鄉石港山人也。歷試鄉闈不第。學宮饋滿。貢入春官。崇禎十三年。有詔搜才。歲貢額外。更試百人。進先生年甫踰四十。大宗伯林公欲楫耳。先生名且以應選。而權貴人私其子弟親戚。先生無與援。擯不與。輦下物議洶洶。先生發憤上疏。言皇上求賢逾急。而臣下奉行逾緩。皇上求賢愈公。而臣下奉行逾私。上命指實覆奏。疏言臣楚人言楚。大學士姚明恭以其弟居恭進兵部左侍郎王道直以其親戚龍納箴進。背公徇私。尤為可歎。三疏言指斥逾切。閣擬吳亮思挾私妄奏。俟任官日罰俸。當是時吳貢士三疏稿郵傳徧天下。甲申京師陷。先生時客金陵。馬士英阮大鍼表裏亂政。日畫計殺東林復社諸君子。先生仰天歎戲曰。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已矣。遂歸隱石港山。不出客至。飲以酒。酒酣談往時耳目所覩記事。至更闌燭跋不休。追論梃擊紅丸移宮顛末。皆歷歷指諸掌。嘗作山居謝客篇。論國家陰陽倚伏之故。而追始禍於神宗靜攝之季。後人無以易也。先生居約好飲。偶攜族子飲鄰舍。拇陣角勝負。族子醉。拉鄰人脅仆地。詰朝死。訟之官。族子逸。先生就理。披髻談笑。若無訟然。司理潘君恚。且以先生抵會。王子雲客司理。

所言吾老友嘗三上疏發大臣陰事者歸田憊矣。褐寬博。安能殺人。速平反。引為上客。茶酒內猶得聞所未聞。司理許諾。事乃解。歸而窮益甚。然吟詠不絕口。性慤不能容人過。然語及孝子順孫義士節婦。輒紀述淋漓跌宕。不啻親見之也。有兄女過姚踰一年寡。誓守節。歸依先生石港居。寇至渡江。僑居沙洲。癸未寇警。女晨起呼家人。擔松柴瀕江。盥沃更衣。輿往柴圍坐。及眉目大起。焚死。鄉里數千人聚觀。太息以為難。先生作節姑吟。邑人到今傳焉。所著有石巖子集若干卷。見金德嘉居業齋集。

牛太初

牛翁名位坤。字調均。別號太初。世居澤州高平邑。父某個儻磊落。好賑施。一方推為長者。翁生而英穎。喜讀經史。百家言。癸酉挾策試太原。會流寇起。張甚。剽鄉井。翁聞中道。亟還。翼其父避南山之南。猝遇賊。翁度不獲免。策其父疾趨。身故遲遲而行。委以餌。盜父得脫。翁遂被執。刃及頸者四。斷未及喉。強以肘銜項。血淋漓。佯僵臥。得免。寇稍戢。益發憤卒業。肆力古今文。冀一第為父歡。父尋卒。事繼母以孝聞。未幾。皇清定鼎。翁遂混迹博徒酒人里。挾以興自慕。絕不復言科舉事。生平慕陳同甫為人。晚復愛孫太初。因為號葦一亭。顏曰六宜。偃卧其中。且讀且耕且賈。以餬其口。與賢

豪長者語道理。衡古今事當否。人物高下。則雄談橫辯。慷慨激直。不一字少借。以故鄉先生臧否。得翁一言為輕重。里井中為不義者。不畏有司。畏翁知。翁真不愧太邱云。翁生子三。長兆捷。進士。仲兆甲。季兆鼎。皆鄉學生。方翁之脫父患于南山也。父潛匿古廟假寐。夢神賜青獅子。忽一人蒙髮。濺血持而去。覺見翁來。被賊刃創甚。如夢狀。因鑿石獅子。二期翁顯。翁不顯而顯其子。人嘖嘖以為祥。見許汝霖德星堂集。

李相

李相字籛籛。戶部尚書精白子。潁川人也。以明經貢入太學。崇禎八年。李自成將窺潁。相預畫戰守計。與當事者相左。相歎曰。潁不可保矣。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誰主先人祀。一日逸去。人不知也。已而賊屠潁。人皆謂李公子死矣。忽挾數騎從山東來。韎韐跣足。結束精嚴。人見之驚喜。諸避賊遠竄者。皆歸倚相團結。相散家財。募壯士三百。親教之。無不一當百。監司謝肇元至。始奇其才。是年九月。賊東奔至茨河鋪。相率兵截殺之。賊夜遁去。又至焦陂集。相偵其出沒處。設伏待之。擒賊首白虎神闖塌天等。督臣朱大典。畧相潁營都司。相謁上官。抗言曰。前賊屠潁時。吾父柩燬於火。吾妻子皆伏節死。吾誓不與賊俱生。聞者壯之。十年八月。賊左衿王等突至潁。

東門。相城門不閉。出謂賊曰。識我否。賊渠帥伏短牆下。駭視不敢逼。相選健兒乘夜四面破賊營。賊不測其所至。比曉渡河走。相提全軍縱擊。生擒跳澗虎油葫蘆草上飛等。溺死二千餘賊。奪回男婦七百口。驢牛千餘頭。潁城獲全捷聞。投參將。當是時。相威名大震。賊相戒不敢犯。潁逃賊叛將附相無虛日。然上官請事。須賄而後報聞。否則阻不行。故相不得盡其所為。十五年九月。相已招降賊首袁時中。會汴梁臨。時中思跳去。而狡賊李奎恨相前殺其黨過多。勸時中叛相。因邀入營議事。遂害之於王老人集。潁人聞者無不流涕。當事亦失所倚。為之氣短。相生平喜讀書。交天下名士。每晨具數百人食。延客分飲。賦詩聲伎滿前。酣飲達旦。遇有警。即介而馳。有古豪傑風。相雖功不成。然數年間。河洛陸沈。兩淮宴如。相之力也。見范光陽雙雪堂集。

曲園居士曰。據明史流賊傳。則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尚書李精白子也。投自成。改名曰巖。說自成勿殺人。收天下心。又造迎闖王不納糧之謠。是李精白之子李信。即李巖。乃賊也。此所云李相者。何人歟。又史云杞縣人。而此云潁川人。則亦不合。宜更考之。

東海處士

處士姓郭。名士髦。字斯士。號覺海。太倉州劉揚堡人。幼多病。年十三病愈。始就傳。負笈入城尋師。而受業焉。學益進。文譽隆隆起。而省試屢不利。疾復作。還居海上。編茅結廬。朝夕海潮聲與誦讀聲相應。和意自得也。甲申之變。妻孥避居他所。獨偕其父守舊廬。見舍傍池水汪洋。指而歎曰。此余死所也。一夕披衣起。見月光滿地。潛啟戶而出。欲自沈於水。適其父睡醒。驚呼曰。大郎早起。何之乎。因遷延復返。蓋處士之欲以身殉。而隱忍不決者。徒以親故也。及移朝改朔。舊居屯兵。無所歸。遂寄居茜溼。時家業蕩盡。以授徒自給。未幾父亡。自此無意人間事矣。年六十五卒。弟澗。婦未遇亂。避兵海南。望見兵至。恐被辱。遂赴海死。後見夢於澗曰。上帝見憐。已得為水神矣。附著之。亦見處士之家風。其清貞義烈。萃於一門也。見唐孫華文集。

孫頰庵

孫頰庵。名和鼎。字九實。頰庵其別號。中丞火東公長子也。中丞以援勦兵譁。見法國論惜之。先生痛父以忠勞勤王事。死非其罪。比晉王哀之。傷其父儀。而又奉中丞遺教。以伍員為父讐。君之為非。孤憤鬱塞。曠眊煩冤。蓋無一日釋懷抱也。中丞知兵。乃其天稟。而又精於西術。凡衝堅陷陣。制勝設伏。遣間用謀。運若神鬼。至於繕城垣。製

器械咄嗟辦。治人莫窺其際。以書生贊軍事。起家歷職。至登萊巡撫。所在有顯功。為勢家所激。忌者所撓。功罪不白。齋志以歿。所著水一方人集。其生平英謀勝算。及所歷勞績。略見此書。而卷帙繁重。先生撮舉要領。以子美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分十四卷。纂言紀事。以類相從。枯坐水亭。足不踰闕。稿凡數易。年未及耆。病輜結以死。既彌留。呼其子。不及他事。惟以先集不得行世為憾。中丞死忠。先生死孝。蓋亦不忝前人者已。

見趙俞雜
案亭集

曲園居士曰。明史莊烈帝紀。五年春正月。孔有德陷登州。巡撫都御史孫元化副使宋先蘭等被執。尋縱還。秋七月己未。孫元化棄市。此所云中丞。即其人也。登州之陷。咎由元化。安得云死非其罪。趙蒙泉乃孫氏之壻。故有曲筆耳。若頽庵者。固不失為孝子。

二俞

義興之賢。有窮而無告以死者。曰俞紉。字佩兮。其弟曰綰。字又申。佩兮之為人。也仁而明。強而正。早孤。事母孝。敬待。又申甚有恩。又申外若疏簡。內井井有條。理事佩兮不為貌承。中心恭謹甚。佩兮能知人人賢不賢。一見決事。始萌芽。曰。後當如何。成敗

利鈍無不驗者。又申於人少可。世俗事不屑意。然善清言。詠嘲微中。此其所長也。兄弟並喜讀書。治舉子業。並有名。佩兮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愈自奮。念厥先高曾祖。故明時相繼為達官。今門戶中落。不一奮。無以答前人。晝夜刻勵。不問家有無。日用不足。促家人鬻產以給。曰無溷我。又申稍試不利。年未及壯。盡束去。制舉文字。自城邑徙居洞山。師蔣偉韋人。學為詩。三年盡得其法。帶經抱史。行吟高歌。督家僮治田圃。甚勤。盛夏日卓午。戴一笠。巡行畔間。呼咤指揮。汗注如雨。神色弗倦。山居十餘年。壬子歲。遘疾幾斃。秋稼被畝。螟食其心。公租私用無所出。鬻產以給。當是時。佩兮終已不得志。鬻產幾盡。二人自此困於饑寒矣。又申病中受氣訣。病起。益喜養生家言。終日鍵戶默坐。廣眾對客。忽閉目無語。求如曩時。詎諧嘯歌。邈不可得。佩兮既窮困。縱飲自放。遇事憤懣。飲輒倍經。頽然大醉。醉則忘其所之。一日以某事不平。呼酒盡醉。踉蹌夜走。誤入萬山中。虎聲四起。撼蹋山谷。始畏怖。步履如飛。神以火導之。抵山麓居民家。乃免。距所飲地六十里矣。佩兮病且死。呼又申謂曰。吾墓勿題茂才。稱醉鄉老人足矣。又申如其言。不數年。又申亦死。年五十。並不盈佩兮。無子。論曰。余與二俞子交最深。知其人之為賢也。佩兮嚴于臨財。非其應得。一介不取。晚節極貧。守之彌

堅不賢而能之乎。又申既熟神仙方士之說冠箬冠著道士服日以出家為念緣佩
兮病不果行及卒。周身附棺以及葬埋。旬貸自盡不從苟簡事。兄若此不可謂不賢
也。觀人於大且難者。大且難者然斯無不然矣。見儲政在陸草堂集

